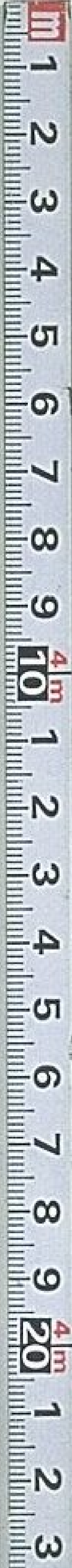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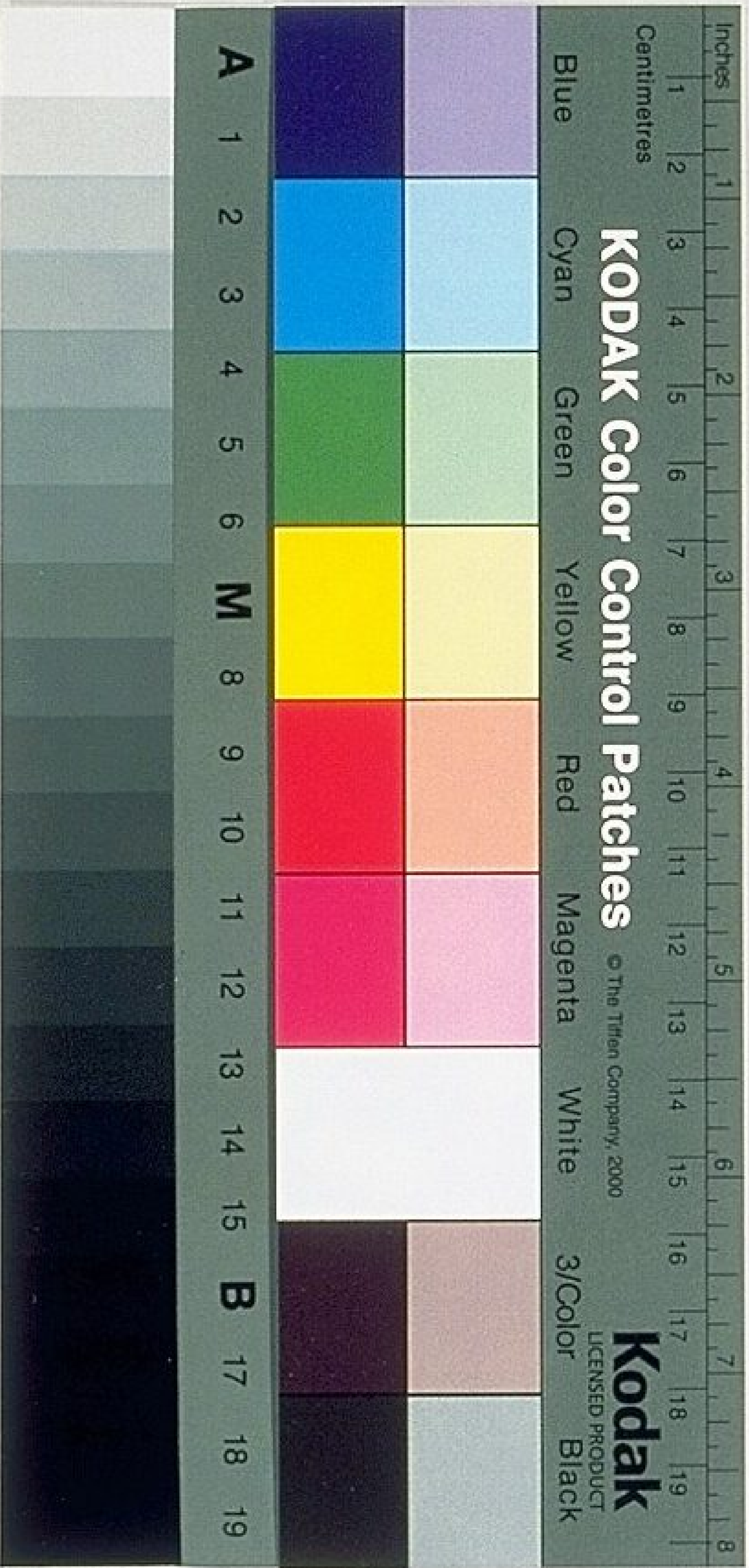
元亨釋書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Kodak
LICENSED PRODUCT
Inches
Centimetres
A
M
B

t005

正法山
隣花院藏本



羅湖野録云明教禅師嵩公明道間従豫章西山欧陽氏昉借其家藏之書讀於奉聖院遂以佛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著孝原教是時欧陽文忠公慕韓昌黎排佛盱江李泰伯亦其流嵩乃攜所業三謁泰伯以論儒釋脗合且抗其説泰伯愛其文之高服其理之勝因致書譽嵩於文忠公既而居杭之靈隠撰正宗記定祖圖齎往京師經開封府投狀府尹王公素仲儀以劄子進之曰臣今有杭州靈隠寺僧契嵩經臣陳狀稱禅門傳法祖宗未甚分明教門浅学各執傳記古今多有爭競故討論大藏經備得禅門祖宗所出本末因刪繁撮要撰成傳法正宗記一十二巻并畫祖圖一面以正傳記謬誤兼註輔教編印本一部三巻上陛下書一封並不干求恩澤乞臣繳進臣於釋教粗曽留心觀其筆削註述故非臆論頗亦精緻陛下萬機之暇深於法樂願賜聖覧如有可采乞降中書看詳特与編入大藏目録取進止 仁廟覧其書可其奏敕送中書丞相韓魏公參政欧陽文忠公相与觀歎

採經考證旣無訛謬於是朝廷旌以明教大師賜書入藏中書劄子曰權知開封府王素奏杭州靈隱寺僧契嵩撰成傳法正宗記并輔教編三卷宜令傳法院於藏經內收附劄付傳法院准此嵩之高文至論足以寄宣大化旣經進獻獲收附於大藏則維持法綱之功日月不能老矣嗟夫吾徒有終身不過目者豈知潛利陰益之所自耶

劄子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〻〻亦謂之錄子又謂之榜子 劄竹合切音与札同

廬山棲賢眞教果禪師嘗註輔教編洪駒父爲後序 出雲臥紀談

楞嚴六曰我今白世尊佛出娑婆此方眞教體清淨在音聞欲取三摩提實以聞中入離苦得解脫 疏曰娑婆世界耳根最利故用音声以爲佛事由從耳根發識聞声引生第六識中聞惠緣名句文熏成解心種子納爲教體故云教體在音聞也教體旣成然後思惟修習入三摩提成大解脫

子莫不皆得無礙辯才大解脫門 積言成句 淨名疏曰方是智所詣之偏法便是巧權巧用之稱巧用諸法隨宜利物故云方便

採經考證既無訛謬於是朝廷旌以明教大師賜書入藏中
書劄子曰權知開封府王素奏杭州靈隱寺僧契嵩撰成傳
法正宗記并輔教編三巻宜令傳法院於藏經內收附劄付

○翻譯集五二十八枚云、瑜伽云佛菩薩等是能説者語是能詮相名句
文身是所詮相○唯識論云名詮自性句詮差別文即是字名曰三假
正理論云西方傳説具乃無斷何者若以教攝機非聲無以可聽若
以詮求音非名無以表彰○又云須知佛世滅後二体不同若約佛世八
音四辯梵音声相此是一実名句文身乃是声上屈曲建立此三是
假若約滅後衆聖結集西域貝葉東夏竹帛書寫聖教其中所
載名句文身咸属色法云云○慈恩云文身者為名句依云云

○屏山李居士鳴道集説序 居士年二十有九閲復性書知李習之亦二十有九參藥山
而退著書大發感嘆曰抵萬松深攻亟鞭退而著書會三聖人理性蘊奧之妙要終指
歸佛祖而已云 通載廿●事苑云凡具四德称居士一不求仕官二寡欲蘊徳三居財大富四守道自悟

娑婆此翻能忍
悲華經云何名〻
是諸衆生忍受三
毒及諸煩惱能忍
斯悪故名忍土
長水云大千界之都
名

明教大師輔教編序

屏山居士李之仝

毛詩云序者緒也緒述其事使理相
崩續若繭之抽緒

南宋寧宗朝人

華嚴音義翻為堪地又云東方属震是日出之方故云震旦

娑婆教體本在音聞震旦機根亦多聰敏（聰也達也明也）故（有所因而然 礼記疏云上至下所以爾故）大聖人嘗以種種文身（文即是字衆字聯合曰文身）句（積言成句）義具方便（浄名疏曰方是智所詣之偏法便是若権巧用之能巧用諸法随機利物故云方便）智隨宜説法諸佛弟子莫不皆得無礙辯才大解脫門

所以 与是以同意事必有因故今如此

爾 通作爾說文詞之必然也徐曰言之助也指事

崔浩字伯淵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貫仕北魏為中書令云云

排曰二 後魏太武太平眞君七年焚像坑沙門者崔浩諫之也八年雷擊濬殿而倒大武遺厲殆死不幾為常侍宗愛弑崔浩腰斬之誅及五族

排曰云 李德裕字文饒唐寶暦中為浙西観察使會昌初入相當相六年封衛国公云云

唐武宗會昌五年厄佛法李德裕趙歸眞勸之六年帝發背疽狂燥而斃歸眞責誅朝堂德裕貶死崖州

所以推伏外道扶護宗乘不得不爾（或尔猶曰大凡也一曰疑辭）蓋（發語之端用一蓋字即是大凡之意故作語之時將道理去普看却議論此事）亦哀憫世智辯聰為第一障能造無間業者決是利根衆生故也以崔浩之博學而行眞君之事以李德裕之高才而下會昌之詔雖像季以來佛法浸微亦坐其徒

坐 廣韻被罪也又獄對理曰坐

太平廣記曰 李德裕召僧問休咎僧曰公灾當万里南去平生當食万羊今食九千五百矣公嘆曰五師至人吾嘗夢行晋山有牧羊者十數迎拜曰此侍郎平生所食羊吾已識此夢不洩於人今果如師之說邪後旬日米暨遣使饋羊四百公大驚曰吾不食之僧曰羊至此已為相公所有矣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戸卒 白府

○潤州圖經并本傳云李德裕寶暦中以淮海書院及所居宅建甘露寺以資穆宗冥福時甘露降故名 金湯

五國城

天水 徽宗 信 又號道君林靈素... 神宗第十三子初封端王 壽五十五在位二十五年

[illegible]

○徳士著冠　宋徽宗宣和元年春正月詔改佛号大覚金仙餘
為仙人大士僧称徳士行称徳童而冠服之但道冠有徽徳冠無徽凡
法事称故名者加之中罷君臣諫者酷虐誅之更凡大扇吳文以寺為宮
院為観尋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徳仍禁銅鐃塔像下書復令天下徳士
遂出本寺不令将帯衣鉢財物而使道士守之任生　通載十九ノ五十枚

○天水　徽宗佶　神宗第十一子初封端王　居位荒淫奢佚崇道尚浮
又竄道士林霊素為先道北狩降為昏徳郡王壽五十五在位二十五年終於
五國城

書陸文　所居宇東甘露寺以資身　宋真福時甘露降故名　金陵
陵崖州司戸卒　白鹿　○閻州　通経并本傳云李徳裕宝暦中以淮海
百分大鑑曰吾不食之僧曰年至此乃知相公於有是白日晨朝司馬運
此所食羊五百識此夢不安於人令果如所言又諺遂白日米際而復僚年四
日九千五百矣公蘂曰吾師至人吾嘗夢行晉山有牧羊者十數迎拜曰此侍郎羊
○太平廣記曰　本李徳裕嘗問僧曰公次當南行王遠寺去年主当食百年今食

石介字守道号徂徠先生与胡安定孫明復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介遂作慶曆聖徳詩

不能發明之耳西方之書名字音
聲與東夏不同諸儒多以為異端
盡力而攻之欲其破滅當宗
仁廟時歐陽脩作本論唱之於上
石守道作怪説和之於下非
嵩禅師出輔教一編吾恐徳士著

仁宗即位天聖元癸亥至徽宗宣和元己亥

凡百七人年

王安石字介甫宋熙寧中自參政拜相。先是拜相之日取筆題窓云、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帰欤寄此生。致仕居金陵白下門外遊鍾山憩法雲寺。是日正當霜雪。窓松竹皆如詩中之景。公撫然。封荊公。号半山。子雱。弟安国。排句

冠不待於天水之世也嘗讀此書
略舉佛語之一二合於孔老之言
者徴加訓釋交而不夸辯而不爭
諸儒尚莫能涯際其邃而固叵測
也始驚而中喜後從而陰化者如
王介甫父子蘇子瞻兄弟黄魯直

嘗即甞也喩如曾經食之而知其味也

陳師道字無己号后山居士。元祐中東坡孫覚傳堯俞薦于朝授徐州教授。江西詩派

陳無己張天覺之徒額爲外護皆
以翰墨爲佛事味必不自此書發
之論者猶疑儒者之助佛者佛者
之不助儒者何耶是殊不知佛者
未嘗爲儒者害儒者嘗爲佛者害
也此書在世不惟儒者信佛者之

○張載字子厚、称為横渠先生。在京師坐虎皮説周易、听徒甚衆。一夕二程至、次日撤去虎皮曰、二程深明易道、吾不如。諸子宜師之。遂級陝西。排 ○程顥字伯淳、十歳能為詩賦、諡曰明道先生。排 ○程頤字正叔、呂申公司馬公同薦之云、河南処士程頤力学好古、安貧守節、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号伊川先生。排 ○張九成字子韶、号無垢、八歳熟誦六経、十歳能属文。自号横浦居士。排

語佛者亦信儒者之語、撤藩籬於大方之家、参波瀾於聖學之海。又豈止有力於佛者、抑儒者實受其賜矣。雖然、自李翶（字習之）参藥嶠而著復性書、而張載二程氏出。其徒張九成・劉子翬・張栻・呂祖謙（字伯恭号東萊先生）・朱熹皆

（有爰是之意、如診脉以指按抑、究其所以然）（又亦云反語之辭、畧及上文之旨）

撤ハ去也、又抽也、又發也

○晦菴致書於開善謙禅師曰、熹向蒙大恵禅師開示狗子無佛性話頭、未有悟入。願授一言、警所不逮。謙答書曰、把這一念提撕狗子話、不要商量、勇猛直前、一刀兩段。晦菴覽之有省。出資鑑拱泥集性理羣書

○晦菴於竹林小軒誦佛經作詩曰、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息塵累牽、超然與道俱。門掩竹林幽、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為法、身心同宴如。出朱氏大全集并道餘録

○陸文安公九淵毎與晦菴争論太極圖説、盖知晦菴有禅学。故謂晦菴有悟入識之。出史畧等 ○有問、今士大夫都入禅学去者何也。晦菴答曰、是他高似你。你平生讀許多書、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功名利禄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所以被他降下。云々

案曰、右言晦菴自用佛語文辭、周程明露佛語、自博於佛学文教、又棄於佛学。此二章微露晦菴心病也。汝若決洽貫通、全體皆見。

劉子翬字彦冲家世屛山有園林水石之勝号屛山先生家有二斎東曰復斎西曰蒙斎

張栻字敬夫号南軒先生自幼侍魏公左右所見聞莫非仁義忠孝之實

朱熹字元晦初居崇安扁讀書堂曰紫陽否堂後築室建陽号雲谷老人其艸堂曰晦庵自号晦翁

胡寅字明仲号致堂謫新州著讀史管見三十巻

殆 文公釋殆有甚焉則以字為發語辭

嚆矢 荘子曰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邃註桀跖借曾史之説得以自文而為窟是曾史為桀跖之嚆矢也

借佛祖之意箋注經書自成一家之言而又有胡寅者反為仇敵作崇正辯醜辭惡語殆不忌聞此逢蒙之所不肯為也學者當以此為戒毋藉此編為嚆矢云吁

嚆矢 白府安能為人作嚆矢 荘子注嚆矢之猛者 邃注嚆箭也

[redacted]

孟子曰逢蒙学射於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

補敬字

蒿矢

唐史云張巡欲射賊将尹子琦莫下剡蒿為矢中者謂巡矢盡以白子琦乃使南霽雲射之發中目

林間録下云、南禅師居積翠時一夕燕坐光属屋廬誡侍者勿言于外
嵩明教既化火浴之項骨眼睛歯舌耳毫毛男根数珠皆不壊如世尊言比丘生身
不壊發無垢智光者善根功徳之力如来知見之力故行住坐臥須内外清浄彼
二大老乃今耳目所接非異世也而独介殊勝若非平生践履之明験歟予嘗作二

皇朝類苑四十三云　吾友契嵩師熙寧四年没於餘杭霊隠翠微堂火葬訖
不壊五物睛舌鼻耳毫毛数珠時恐虜誣以烈火重煆之愈堅嵩之文健矣韓柳
同治平中以所著書曰輔教編携詣闕下大学者若今首揆王相欧陽諸公皆
低簪以礼焉王仲儀公素為京尹特上殿以其編進呈詔附教蔵賜明教大師
嵩童体　潔至死無犯火訖張累不壊此節可高天下之士余昔怪其累夕
譚談音若清磬未嘗少嗄及終方得其験嵩字仲霊藤州人詩類老杜楊公
済蟠収集公済深伏其才答高詩有千年猶可照呉邦之句在集

尚直編曰、宋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諸聖尚佛其尤甚焉相国韓公琦侍郎欧陽脩
張商明秘書閣長章表民員外郎陳舜俞等未読佛書未知敬佛逮予[redacted]
明教嵩禅師并鐔津集一出並不欽社迭称讃曰不意僧中有此郎非惟空
宗通亦乃文格高良史筆大公之道也諸公自此敬佛後有好佛之甚者礼曰雖
有嘉肴弗食不知其味雖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云云

東坡禅喜集云、契嵩禅師常瞋人未嘗見其笑海月恵辯師常
喜人未嘗見其怒予在銭塘親見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既茶毘
火不能壊益薪熾火有終不壊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
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為糞土
至人及是余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壊以捨故常在豈不然哉

別作源非是大宋韻釋文曰篆文省作原後之人
加氷吾適用武原本字以命題者特欲推本先聖

原縣魚袁切水原本也

林間録下云南禅師居積翠時一夕燕坐光属屋廬誠侍者勿言于外
嵩明教既化火浴之頂骨眼睛歯舌耳毫男根數珠皆不壞如世尊言比丘生身

東坡禅喜集云契嵩禅師常嗔人未嘗見其笑海月慧辯師常
喜人未嘗見其怒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既茶毘
火不能壞益薪熾火有終不壞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
乃知二人以嗔喜作佛事也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為糞土
至人反是余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壞以信故常在豈不然哉

夾訖洽切揩也左右持也左傳、輔成王又兼也

註解也孝經序疏云註者著也約文敷暢使經義著明則謂之註

夾註輔教編原教要義第一

兼之義

住杭州佛日山嗣祖明教大師 契嵩 編并註

輔教編

輔者毗也弼也所謂輔弼吾佛出世之教也編者次也聯也謂聯次其事目也

原教

原者本也亦徐鉉說文解云泉水本也從灥出厂下厂音旱即出石之崖巖也愚袁切為原字又云今別作源非是大宋韻釋文曰篆文省作原後之人加水吾適用武原本字以命題者特欲推本先聖

灥 似均切 三泉也
厵 魚袁切 水泉本也

勸書註、教謂以言而教訓之化謂使其感德而自化之

三綱君父子夫婦

六紀諸父兄弟族人舅師長朋友

唐原敎十七篇儒教之例謂師者乃三綱六紀之云也

詓當作呿々葉白去劫切臥声又丘加切口張貌音呼謂張口鳴呼聲音則已大矣

設教之所以然也教有世間教有出世間教其教字雖同而爲義則異夫世教謂令儒道二千教也世教者先儒論教化曰在黄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五帝之道則爲教也在伏羲神農燧人亦謂祝融亦謂黄帝三皇之道則爲化也白虎通曰皇者天之總美大之稱也煌煌人莫違也不煩一夫不擾一士故爲皇黄金弃於淵巖居穴處衣皮毛飲泉液吮露英虚无寥廓與天地通靈又當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後卧之詓詓起之吁吁飢即求食飽則弃

子曰皇大而外無爲以道化民者也

三綱者君父男之三也

吁當作訏々匈于切箋云張口鳴呼儀禮記云訏

鐔津集皇問篇云〻 ○夫皇道者簡大益爲不可得而言之也綿々黙々合體乎元極々元也者四德之冠也五始之本也體而存之聖人之所以化也推而作之聖人之所以教也教也者五帝之謂也化也者三皇之謂也善推教化則皇帝之道皎如也古語曰德合元者皇德合天者帝与仁義合者王云〻

○桓子云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由仁義五霸用權智

皇 韵會以星名熊氏云三皇称皇者皆行合天皇之星故云〻然則称皇者皆得天皇之氣也又前漢太上皇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称皇君也天子父故号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

帝 韵會以王天下之号也易德配天地不私公位称之曰帝又礼記疏云抱其在上之躰謂之天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爲德称也

王 韵會以天下所帰往也又尊稱又漾韵于況切興也書伏羲王天下謚法曰德象天地称帝仁義所生称王漢制天子称皇帝其嫡嗣称皇太子諸侯王之嫡嗣称世子

○宋濂護法論序三皇治天下也善用時五帝則易以仁信三王又更以智勇蓋風氣隨世而遷故爲治者亦因時而馭 [illegible]

契 私列切 説文体作偰 高辛氏之子 堯之司徒 殷之先也 ● 又云契母呑鳦卵而生契 堯之
司徒 教五教 賜姓曰子而封之於商也
三皇治天下 五帝 三王 又 以智
称世子

王 韻会 天下所帰往也
帝 韻会 主天下之号也
皇 韻会 三皇
三皇 五帝 三王 五霸 用権智

以察而後世聖人者謂黄帝已來之五帝也又曰
敬者効也上為之下効之舜典命契作司徒曰敬

司徒官名主民衆故称司徒

尚書註云教謂以言而教訓之化謂

設教之所以然也教有世間教有出世間教其教

契 私列切說文本作契高辛氏之子堯之司徒殷之先也●又云契母吞鳦卵而生契堯之

神而化之 以其神德而自化導之義也

象 易曰天垂丨見吉凶又曰以制器者尚其丨又礼記曰在天成丨註云丨

光耀也易繫辭在天成丨註謂日月星辰

司徒官名主民衆故称司徒

餘茹毛飲血而衣皮革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於
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天下伏
而化之古之人民唯食禽獸之肉洎乎人民衆多
禽獸不足其食神農乃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
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先儒以如此之義故謂三
皇為化也白虎通又曰帝者諦也象可承也謂黃
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存又云易曰上古
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理萬民
以察而後世聖人者謂黃帝已來之五帝也又曰
教者効也上為之下効之舜典命契作司徒曰敬

范曄云碩徳為儒楊雄云通天地人曰儒

漢武内傳上元夫人謂帝曰捨尓五性之諸衆善五性謂暴淫奢酷賊也

道教

隋書經籍志云道教者蓋万物之奥聖人之賾也

希逸註聖人以無為而為以不言而言何嘗以空寂為事何嘗以多事為貴但成功而不居耳

全註一者道也王侯之所以保其萬邦亦此道也

敷五教在寛故謂在五帝為敷教也其後周公旦廣于司徒五教乃為儒教又其後世孔子以周末王道陵遅禮義廢壊擱道徳之不行自衛反魯知必無用於世乃追定五經以人情有五性懐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象天五常之道著經而明之教人以成其徳也故經解曰温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倹荘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夫道教與儒同源一出於三皇五帝之道也老子曰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曰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荘子

皇侃註言丘陵之勢漸慢也又陵夷字陵夷言王道頽替若丘陵之漸平也又或減也或言陵遅言陵夷其義一也

鍾律集同經篇云禮者皇極之形容也詩者教化之效也書者事業之存也易者天人之極也春秋者賞罰之衡也故善言春秋者必根乎賞罰善言易者必本乎天人善言書者必稽乎事業善言詩者必椎於教化善言禮者必宗其皇極夫知皇極可与挙帝王之制度也知教化可与語移風易俗知事業可与議聖賢之所為知天人可与畢萬物之始終知賞罰可与辨善悪之故也

禮記經解云其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倹荘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乱則深於春秋者也云々

温柔敦厚（礼記経解註）温謂顔色温潤柔謂情性和柔

莊子外篇在宥第十一云、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希逸註、上可以為皇、下可以為王、此皇王字如聖盡倫、王盡制、如天下篇所謂内聖外王也、皇是無為者也、王是有為者也、非三皇與三代之王也、上見光者日月也、下為土者地也、言居天地之間、瞶然無知、舉頭但見日月、低頭但見地下而已。

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希逸註、天地之始、太極未分之時也、其在人心則寂然不動之地、太極未分則安有春夏秋冬之名、寂然不動則安有仁義礼智之名。

[illegible]故曰[illegible]情性[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天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二、道流　[illegible]自[illegible]易之嗛嗛也

一、儒流　順陰陽明教化、遊文[illegible]宗仲尼之道[illegible]

七、縱横、八、雜、九、農流

班固漢書明九流、一儒流、二道流、三陰陽流、四法流、五名流、六墨流

衆夫云、史遷六家、[illegible]、班固九流、[illegible]

善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六、道總者、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

[illegible]也

●三、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不

司馬遷史記舉六宗、●一陰陽、●二儒者、●三墨者、●四名者、●五法者、●六道徳者

○司馬遷史記辨六宗・一陰陽・二儒者・三墨者・四名者・五法者・六道徳者
●二儒者博而寡要労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不可易也
●六道徳者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其為術也明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要名法之要与時遷移応物変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孫夫云史遷六氏道家為先班固九流儒宗為上
○班固漢書明九流 ○一儒流 ○二道流 ○三陰陽ー ○四法ー ○五名ー ○六墨ー ○七縱横ー ○八雜ー ○九農流
一儒流 順陰陽陳教化述唐虞之政宗仲尼之道云々
二道流 守弱自卑陳堯舜揖讓之徳奉周易之謙恭也

混沌 元氣未判人〻陰陽未分
渾或作滚亦作渾 一曰雜流又混濁也

○鍾律集皇問篇云〻 ○老子莊生亦頗論皇道而学士嘗以為聖人〻書雜其所出而鄙之世亦非詳也夫皇道也以易言之則文王周公集先徳也彼老莊也又何能始之乎曰孔氏云伏犧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帝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今今子也而論皇帝而安見其所謂大道常道者邪

○謙 卦名易註卑退為義屈己下物也廣韻讓也敬也

○金陵道士陸脩靜 見通鑑九三十五

曰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歟易三皇之書曰三墳者所謂易無思也無為也天下之動正夫一未始異也老子出於皇道而言教者唐玄宗注云寧以教名耳始司馬遷史記分儒家等為六家以老子為道家班固藝文志因之謂道家者流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然不若司馬氏曰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又曰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正與易繫辭所謂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合也歟班子之論不及太史公深且悉矣後世之者如張綱陸脩靜諸子以天神昇

晋語云謙〻徳註猶小小也 故 說文使為之 廣与事也

醮子肖切說文冠娶禮祭

佛教

仙羽化爲醮之說傳會老子之道廣之以爲經而道教益與儒異矣吾雖推老子之道本故謂與儒同其源也若吾佛教者乃大聖人出世之教也梵語阿含或云此翻教也大智度論曰大迦葉語阿難從轉法輪經至大涅槃集作四阿含所謂增一阿含中阿含長阿含相應阿含是名修妬路法藏梵語修多羅此云善語教彼謂阿含此云教即瑜伽唯識論云阿含者謂諸如來所說之教也長阿含經序云阿含者秦言法歸也譬猶鉅海百川所歸然阿含本屬小乘三藏其四阿含經是也今校

[redacted]

非韓篇一云　夫所謂教者豈可乎天地皆出而必定其數耶是亦聖人適時合宜而為之以資乎治躰者也然古今迭變時益差異未必一教而能周其萬世々宜也昔舜當五帝之末其時澆薄其人澆偽聖人宜之乃設五教制五刑各命官尸之而契為司徒專布五教遂遺後世使率人為善而天下有教自此始也及周公々世復當三王之際其時益薄其人益偽而天下益難治聖人宜之遂廣其教法而備之天下謂儒者之教自周公起焉其後孔子述而載之詩書六經而儒々教益振周季三代之政弊善人恃術而貴智不善人假法而作偽天下靡々役生傷性而不知其自治老子宜其時更以三皇五帝道德々說以救其弊而天下遂有老子之教也兩漢々際視周末則愈薄愈偽賢与愚役於智詐紛然相半萬一雖習於老孔之說而不能甚通乎性命奥妙推神明往来救世積昧指其死生之所以然天下遂有佛之教也楊子曰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損益可知也是豈不然哉

轉法輪　輔行云
輪具二義一運轉
義二摧碾義
文句云轉佛心中
化他之法度入他心
名轉法輪

修多羅翻善語教阿含謂諸如來所說之教長阿
含經序阿含秦言法歸與智者顗師謂修多羅翻
爲法本法歸並同如此則阿含統不小乘不止屬
小乘三藏也智度論云從轉法輪經至大涅槃集
作四阿含據此言則阿含果統一代時教也其下
文又云增上阿含中阿含長阿含相應阿含只是
今大藏内之小乘經也不知大論何爲其上下之
言乃相反如此必能猛更有別義也智者嘗引此
云從轉法輪經至大涅槃結作修多羅藏此秖是
約心生滅說四聖諦即是法歸法本之義以修多

楞伽云佛若不說教則滅壞教若滅壞誰有修行及得道者

詮 晉書云論謂具說事理也一曰解喻也●宗鏡五十三云言詮者心上解心名句文及聲上名句文也是能詮皆不得所詮自相也

羅此阿含文法歸與長阿含序同亦是阿含通太小乘也但其云秖是約心生滅說四聖諦有小乘三藏之意耳此土所翻阿含爲教統太小乘其義未決且備引衆家之言亦俟後賢辨之吾前出此義甚略今更備論之請取此義爲詳一切經皆以聲名句文四法爲體克實用佛無漏音爲體華嚴經曰或有以一切佛方便音聲爲體故云聲教其義則聖人被下之言爲教乃吾佛所垂開導向下一切衆生能詮三諦之理諸修多羅者總謂之教也然此諸修多羅教亦自有世間出世間者有太

頌不見西晉ヨリ先翻ノ至

發明通證教ナリ百出其書序出翻四ヶ所傳ニ云文者注云吾文者不韓吾論亦

宗鏡記翻書教云 善源教書其心被之後執文習理者也二者皆落道者不自

義也文ヲ也

今毫ハ以資本治釋者也返古今ノ使ニ安文時生未ノ必一教ヲ旅而其

釋集非辨ノ云 大教豈ニ手文施指出ニ必道其義ニ非ル其示聖人適時合宜

出世ノ法不可定者哉ニス

言詮中道理ニ眞ハ以出來ノ体ヲ理ノ意 言詮理者体ニ聖教在

金言生ニ佐ニ 言詮理者道理圓三教

二轉ノ集ノ圓ノ解 三轉ノ滿ノ聖 言詮理者藏通圓三教

名教者四教義云 詮眞諦理有三義一轉圓者

名教者名句文身 詮言一事不行 言教具三義

名教者三ノ命ノ句ノ云 教ニ以言 行ニ以下 藏 釋名

指ノ人天乘ハ名ハ曰ノ出世 説教ノ三義 四名 說圓教

名義集 三ノ十 釋 云 △出轉教論圖 宗

善圓大乘 名 十二 種 一 曰 出世教

普潤大師名法雲

名義集二二十葉云　嵩輔教編囙究名義立三種教一曰世教二出世教
指人天乘名曰世教斯悠習聽而庚祀教今謂三教立名義意各異且儒宗
名教者元命包云教之為言傚也上行之下傚之此以下所法傚名教道家
名教者老子曰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此寄教名而顯無為　釋氏
名教者四教義云詮能詮理化轉物心故言教也化轉有三義一轉惡為善
二轉迷成解三轉凡成聖所言詮理者藏通二教詮真諦理別圓二教
詮中道理良以如來依理而立言遂令羣生修行而證理故佛聖教定
出世法不可妄立世教之名

鐔津非韓云夫教豈与乎天地皆出而必定其數邪是亦聖人適時合宜
而為之以資乎治體者也然古今迭變時益差異未必一教而能周其
萬世之宜也

送姚雄集敍云潜子初著原教書其心誠為彼執文習理者也二者皆蔽道而不自
發明適欲救此耳其書既出雖四方稍傳而文者徒玩吾文不文者不辨吾道亦
復不見潜子所趣之至

（儒者）（叙者）

標 白會擧也又
記也又徽幟也
又置言若樹杪
之高置也又表也
亦木為表繫縧於上云云

乘有小乘有頓有漸有權有實有偏有圓者今原
教等大率推本乎圓頓大乘一實之教乃世出世
間一切教妙極之教也兼較乎小乘若漸若權之
教所謂人天乘者也表此乘與世儒之教略同顯
吾小乘具有儒五常之義使世學士識佛之大權
大教之德無不在者也故謂原教

萬物有性情古今有死生

資 贍也稟也給也　質 本也又性也又實也

此標也亦微顯于教之遠近也夫萬物者猶萬事
萬法也性者寂靜不動人之資質者也亦其本覺
者也情者感而遂動人之欲者也亦其不覺者也

宗鏡三十六云、無知之真知即是本覚、本覚即是佛一切智也。

起信論云此識有二種義、一者覚義謂心体離念、二者不覚義謂不如実知

詮序云覚是三乗賢聖之本、不覚是六道凡夫之本

不動出動本覺出不覺耳就出世教論之則寂靜資
覺者都是萬物之體也就吾出世教論之則本覺
真性亦都是萬法所依之體也智度論云一切色
法皆有空分諸法中皆有涅槃性是名法性是就
出世教論之則感而遂動人之欲者亦都是七情之
異名也就出世教而論之則不覺一念動者亦都
是妄情之異名智度論云五情所欲是也由此一
念無明心起即有能有所内既所成識想紛然外
之所成乃有風輪有金輪有水輪有氷輪結為山
石抽為草木故楞嚴經曰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

起信云由不如実知真如法一故不覚心動而有其念

翻譯集二之三十七枚云、天親曰有分別及無分別皆名為識、有分別名識、無分別名似塵識
如楞嚴想澄成國土即似塵識、知覚乃衆生即是識
宗鏡云於内執受知覚作有識之身、於外置執想澄成無情之土
世界元始出宗鏡七十七之十二枚

宗鏡七十九之十一枚、問内外唯心是乎亦理云何身土不同内身有覚外境無知
答世界身土法爾如然不可執一執異自生情見若言法爾者即法如是或云
法性者若是法性即以本識如来蔵身為所依持恒頓変起外諸器界不出
此二之一法應如是二蔵識変起又衆生業力亦菩薩万行為因亦所現世界
皆是蔵識相分々々之中半為外器而不執受半為内身執為自性生覚受
故如来蔵識何縁如此法如是故行業引故上無分執受不執受二義倶無
自性全以佛法界如々一真心為體當知依即正々即依不出一心真性矣且
性無不包有情無情有覚無覚皆自心性為躰随縁発現應処云々知如世間
致生祠堂有政徳及民往々有遺愛去思為立祠宇中塑像以四時饗食之
其人當饗食祭日則酒氣腹飽亦如丁蘭至孝刻木為母晨昏敬養形喜
慍之色且土木不変唯心感耳

經云若知一切國土唯想持之是則名為初發心菩薩
華嚴經曰衆生妄分別有佛有世界若了真法性無佛無世界
宗鏡六十九云唯意根独取名覚知性此覚知性因前塵起畢竟無體以妄知強
覚成内衆生因滅想凝空●為外国土。楞云想澄成國土知覚乃衆生
宗鏡五十之此阿頼耶識建立有情無情發生染法浄法若有知有覚則衆生界起若無想無慮則

宗鏡五十[illegible]有情無情[illegible]

覚知內衆生國土[illegible]外國土[illegible]

宗鏡六十九云[illegible]

華嚴鈔曰衆生妄[illegible]世界[illegible]真法性無佛無世界

[illegible]國

南陽忠國師 僧問師但説無情有佛性有情復若為 師曰無情尚爾況有情耶
曰若俱有佛性且殺有情即結業互讎損害無情不聞有報 師曰有情是正報計我我所而懷結恨即有罪報無情是依報無結恨心是以不言有報 傳灯二十八

内會解二ノ七葉 孤山曰 經云迷妄有虛空者空晦暗中結暗為色色者所変頑空与能変無明二法和合変起四大為山河依報外色即想澄成國土也以四大色雜妄想心変起衆生正報内色故曰色雜妄想想相為身想謂妄心相謂妄色色心和合五陰備矣即知覚乃衆生也

首楞嚴六ノ疏十八葉云 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覚乃衆生
疏云世界初起頑空先現從妄想生故云迷妄有也如下文云乃至虛空皆是妄想之所生起依空立世界者世界之躰即是四輪皆依空立有如前文云覚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界亦妄想凝結成外國土妄心知覚成内衆生
依正既彰揔名世界

者莫不皆有死生焉死生乃無常之法耳世間者
此無常乃謂之死生也今從世先死次生蓋彼
謂

宗鏡三十六云無知之真知即是本覚

不動出動本覚出不覚耳既出教論之則寂静資

依正既竟次説名世界
[illegible]

瑜伽論云自身則各隨己業貴賤苦樂不同飛走類別名為別業所感正報
又云此三千世界是衆生共業所感貴賤人畜種々有情同共依之而住名為共業所感依報

生衆生有情為正報山河無情為依報原此情與無情二報皆從性情而出故曰萬物有性情然諸經論多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孔頴達易正義亦曰有識則有情即此等意也四輪次第與後篇四輪成劫相反者蓋各宗大小乗經論義趣有異乃爾若廣明器世界所出及此四輪次第其如楞嚴經第四巻富樓那所問如何忽生山河大地之義也古今者則過去現在之三世也凡預此二世之者莫不皆有死生焉死生乃無常之法耳世間者此無常乃謂之死生也今從世先死次生蓋謬彼

謂

然而者承上文
辭其事理如此
句又轉別有說
而字是句中轉
折帶此声以成文
見意句首有
而字亦是承上
文轉說下意

有漏世間執著情見而溺於無常也涅槃經曰若心常者則不應言我物他物若死若生即此之例也此吾佛所以起教設五乗次第而致人於真常者也今原教所以作然其微旨在茲而世間出世間其道於此辨也他經論亦有先死次生其為義各別非今取以為法者也

然而死生性情未始不相因而有之

今却以死生先乎性情者蓋文勢欲躡前而起後也死謂分段形壞生謂分段形成性亦本覺之真性也情亦不覺之妄情也

名義集曰分段死者壽有分限身有形段

性情　宗鏡八十三云覚性是理覚了属事如無情中但有覚性而無覚了如氷中但有火性無火照今言性者但擬理本誰論枝末又覚智縁慮名情自性不改名性愚人迷性生情故境智不一智者了情成性故物我無二

縁累耳釋訓曰縁生為累也浮沈與死生乎者文欲巧耳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此其例也

有漏世間執著情見而溺於無常也涅槃經曰若
心常者則不應言我物他物若死若生即此之例

情没性故物教無之
覺智從實證情自性不改名性愚人性生情故境智不一智者
覺之知非中但有性無照合言其智教理本一雜論枝末又
性情　宗鏡八十三云覺性是理覺不屬事知無情中但有覺性無

死固因於生生固因於情情固因於性
謂此死也常因有生而乃有死耳生也常因情欲
而有身命耳情欲也常因覺性有動而遂生情識
耳世間之人順死生者情愛令欲直以其死生情
性自然而逆推其始蓋務近之情要其易悟耳此
即涅槃經云從果而知因之意也
使萬物而浮沉於生死者情爲其累也
使令萬物出浮於生入沒於死者實由情妄爲之
緣累耳經訓曰緣生爲累也浮沉與死生乎者文
欲巧耳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此其例也

支那四　根本智内證眞如即法報二身名一切智後得智外照有縁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即三種化身名種智也故此二名云一切種智

乃　者有縁意有不輕易遽然意或爲繼事之辭或有如俗語却又之却字意

所以　是以同意事必有因故今如此又有訓所爲者訓所用者

有聖人者太觀

聖人謂佛也聖也者道也通也佛極天道得天道具一切種智冠一切聖人故謂之聖也人也者參預天地三才稟受聰明之種也佛非人非不人現預三才之數亦入父子人常之法故謂之人也然佛於諸天之中最爲尊其以其天眼是見衆生去此眼所縁國土及其衆生無有障礙故謂之太觀

大智度論曰佛說我以清淨天眼觀諸衆生死此生彼隨善惡業受其果報此義是也

乃推其因於生之前示其所以來也揣其成於死之

于　与於字相類微有輕重之別于比於意略重

乎　句中央着乎字如俗乎沂之類此乎字与於字夫字相近却有詠意或乎異端意微激作非若於字之詳安也又乎字多疑而未定之辭或爲問語

故　故者有所因而然或有在句末者其意亦謂因由爲此

後教其所以修也

此指三世之因果也明世人之貴賤者承其前世善惡習因而致來今生之如此也今生之貴賤既因於前習而然而其來世厚薄由今之所爲定矣

以故特教衆生必以今身而修植也

故以其道導天下排情僞于方今資必成乎將來

發句云故故佛以其出世五乘之道道引天下一切之人治其情染之妄使資此清淨之修以成就勝報乎當來之世也五乘豈止導天下耳言天下者且就今誕吾佛者耳目之所接而爾也

夫字在句首者為發語之端雖與蓋字頗相近但此夫字是為将指此事物而發語者不同有在句中者如学夫詩之類在句末者為句絶之餘声

夫生也既有前後而以今相與不亦為三世乎以将來之善成由今之所以修則方今窮通由其已往之所習断可見矣

夫發語詞也夫人生已有過去未來之二世又與今現報豈果不成三世耶復以是三世逓相校其應驗斯人今生或窮或通實由其前往之世修習善惡所致斷定可以見其本末矣

情也者發於性皆情也苟情習有善惡方其化也則冥然與其類相感而成其所成

凡一切心識自真如性而起動者皆屬情也即六

宗鏡録云阿陀那此云執持識能執持種子根身生相續義即是界趣生義此
通一切位執持有三一執持根身令不爛壞二執持種子令不散失三執取結生
相續者即有情於中有身臨末位第八識初一念受生時有執取結生相續義
結者繫也屬也於母腹中一念受生便繫屬彼故亦如磁毛石吸鉄々如父母
精血二点第八識如磁毛石一刹那間便攬而任同時根塵亦種從自識中亦生
現行名為執取結生故在胎五位者初七日内名雜穢狀如薄酪父精母血相
和名雜自躰不淨名穢一七日内名頞猶如豌豆瘡皰之形表裏如酪未生肉故
三七日内名凝結謂稍凝結形如熟了血四七日内名凝厚漸次堅硬五七日内
名形位内風所吹生諸根形一身四肢生差別故用此三十五日足其五根皆足
六七日内名髮毛爪歯位七々日内名具根位以五根因而漸次生識即未具空明
等縁或名種子識

羯羅藍此云凝滑又云雜穢
遏蒲曇此云疱狀如瘡疱

般若經云識即是六情奉法要云謂六情亦謂六
衰六欲目受色耳受聲鼻受香舌受味身受細滑
心受識此之情是也其情所染習者或善或悪及
其身識神往在乎中陰中稟其羯羅藍凝滑赤白
精和合遏蒲曇成胞胎等時者即是冥然自與其
善悪種類相感而成就其所成之果報也
情習有薄者焉有篤者焉機器有大者焉有小者焉
聖人宜之故陳其法為五乘者為三藏者
情所熏習有薄有厚人之根機器量有小有大者
佛大聖人天眼能見衆生所習善悪之篤厚纖薄

然字訓如是、自然、以爲然、之之皆是許其是如此、若云儼然、却是形容之語助、實有徒徒地之意

以方便力、隨其根機器量或大或小之宜、示其法
爲五乘爲三藏、常式三藏在上五乘次之、今先乘
而次藏者、蓋欲順其上機器大小文勢耳、涅槃經
說十二因緣智、先下而次中上上上者、此例是也
然吾意又以如來纔出現說華嚴經、依本起末、使
示五乘、今其在宅亦可尋始而奉本乘經也
別乎五乘又岐出其法、繁然殆不可勝數、上極成其
聖道、下極世俗之爲農者商者牧者醫者百工之鄙
事、皆示其所以然
別出如政從自五乘太路、隨其宜各設之法繁多

法苑云、人者忍也、於世違順情能安忍、孔子曰、人者仁也、禮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周書云、惟人万物之靈

僅不可以筭數盡也、上至菩薩以其所乘而成就
菩提智果之聖道、如本論云、釋迦佛身作大醫王
療一切病、又經云、或爲醫帝香長者、又經云、爲牧牛
人說牧牛之法、此等之事莫不一一示其所以之
如是也
然與五乘者皆統之、於三藏舉其大者則五乘首之
五乘者皆統攝在乎經律論三藏之間、若就三藏
諸經論舉其大數、則當以此五乘爲其端首也
其一曰人乘
一者數之始也、人乘者譬如車乘能運載行人各

到其所果報之處也此生能以五戒修行則果報當來必生於人道也

次二曰天乘

次者第也天乘者此生能以十善修行則果報當來生天道此十善名數見於下文

次三曰聲聞乘

聲聞乘者能以四諦法修行當來乃證四沙門果也

次四曰緣覺乘

緣覺乘者能以十二因緣法修行當來必證獨覺辟支佛果也

名義集云提婆此云天法華疏云天者天然自然勝樂勝身勝故論云清淨光潔最勝最尊故名為天苟非最勝之因豈生最勝之処

三種天　人天謂国王　生天欲色界　淨天佛菩薩

四沙門　勝道　說道　活道　壊道

智度論云若菩薩行般若者從初發心終不墮三惡道常作轉輪聖王多生欲界何以故以無色界無色故不可教化色界中多味著禅定樂無厭惡心故亦不生欲天妙五欲多故在人中世世以四事攝衆生等

清涼云聲聞學無生般若者便云一切諸法皆悉空寂無生無滅等但於嚴土利他不生喜樂而趣於寂故成聲聞乘也若聞無生便知從緣生故無生等成緣覺乘

若聞無生便知諸法本自不生今則無滅即生滅而無生滅不碍於生滅以此滅惡生善利自利佗成菩薩乘

○傳燈錄　鼓山興聖國師曰諸聖蓋爲人心不等巧開方便遂有多門受疾不同處方還異在有破有居空叱空二患既除中道須遣

圭堂曰著有者爲人天凡夫法著無者爲二乘聖人法不落有無迥然中道爲菩薩大乘法所以謂之菩薩未離覺然實无有法名爲菩薩對離幻垢說名菩薩垢淨對除即无對垢及說名者然則菩薩猶是假名中道猶云假說中道不安菩薩亦遣是之謂最上乘

隔羅縠　華嚴疏云菩薩智与如來智如明眼人隔輕縠覩衆色像此言菩薩与自利利他菩薩佛見性不同

○菩聞無生便諸法本自不生今則無滅即生滅不存於生滅以此滅盡生善不生善樂而涅槃於故滅成覺聞乘也○菩聞無生便諸從緣生故無生生善滅故覺乘

○清涼云覺聞學無生般若菩便云一切諸法皆來必究竟無生無滅但於三藏生也

此五般若故在人中也以四事攝衆生等

以故以無四救不可救化善中多救亦不生故天

○智度論云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不墮三惡道常生天上

蓋　發語之端用一字即是大凡之意欲作語之時將道理一平普看都議論此事　又一者同在於所發之中　又云疑辭

次五曰菩薩乘

菩薩乘者能依一心源而修六度萬行以趣於究竟佛果也

後之三乘云者蓋導其徒超然之出世者也使其大潔情汙直趣乎眞際神而通之世不可得而窺之

後之三乘者指五乘中自聲聞乘至菩薩乘也修此三乘之者則預佛淨戒乃是佛之出世弟子也當以其法卓然高出於世俗之外而能大潔淨其情累之汙唯趣向乎眞實之際然此眞實之際者說有二端如大智度論一說云法性名爲實不處

名爲際又云若得證時如法性即是實際又二說
云非心數法所量是名法性妙極於此是名眞際
若按此大論則阿羅漢辟支佛菩薩二乘之人皆
住乎實際莫不盡尊尚眞際以爲其究竟耳故曰
直趣眞際也然二乘雖皆住眞實之際但其悟入
者有淺深偏圓耳而學者不可不愼不別也上解
後二乘而下釋前二乘文勢欲連前而起後故
前之二乘云者以世情膠甚而其欲不可輒去就其
情而制之
前之二乘者指前五乘中人天之二乘也謂衆生

○大乘菩薩戒謂觀唯心本無外境可緣故相空亦無能取相心故名爲戒
須以之行化他[illegible]故須攝律儀[illegible]攝衆生三ヽ
菩薩亦不棄於事相隨性三聚淨戒[illegible]持以和心自行根本故須理事相
如是之戒如是之敎豈須授戒耶已自知各具佛性故於此心發此大及出假
持律本者制生心故今無心[illegible]於律[illegible]持於但來自身非身何所求
衆生皆本具自性之律若能相[illegible]則衛以相示若上諸菩薩直從性明故律大士云
○宗鏡錄第廿一云○夫萬行之由皆以[illegible]爲[illegible]眞實修本[illegible]不識教宗一切
不勝審察貞自明之黄金屑● 豈日上皇家世作國寺題額亦無受戒
私簑受禪戒 ○師年十六● 三月上皇於清涼山鎮國寺受大乘戒菩薩七日上皇
布薩住持林泉請師說戒師固辭遂不獲已爲衆說戒師得其說而詩勸
○東福聖一年譜云○師五十三● 師居東福寺住持[illegible]年相傳菩薩戒[illegible]年大喜豈日
[illegible]三[illegible]落菩薩[illegible]本朝又三千年來也
達ヽ以來至[illegible]ヽ相承不指授五十三世承[illegible]明本遂西遊出到秦國會乘
[illegible]師海東同淨於改因永付受衣鉢[illegible]詩往杖白拂進國師大[illegible]十二十八[illegible]
○禪書第二達ヽ仁[illegible]西章云ヽ○是是在[illegible]年日[illegible]語曰○菩薩戒禪門一大事也

釋書第二、建仁栄西章云云○先是在乃年曰靈菴語曰菩薩戒、禅門一大事也
汝航海来同禅於我因而付之及應器坐具宝餅拄杖白拂其圖與文已下二十八祖
達磨以来至靈菴嫡々相承不括横枝五十三世系連明甚微西嶋出到奉國軍乗
楊三綱船著平戸島葦浦本朝建久二年辛亥也
○東福聖一年譜云○師五十三●師居壽福寺住持密告平相州時頼、平大喜翌日
布薩住持称疾請師説戒師固辭遂不獲已為衆説戒、時頼預聴其夕請執
私第受禅戒、○師五十六●三月上皇於亀山離宮受大乗戒者七日、上皇
不勝叡感躬自賜黄金扇、●翌日 上皇乳母仙園寺殿亦受戒
○宗鏡録第廿一云、○夫萬行之由皆為契真顕本若違真逐末不識教宗凡一切
衆生皆本具自性之律若鈍根者則漸以相示若上器者直従性明如傳大士云
持律本為制生心我今無心過戒律△首楞嚴云持犯但束身非身何所束
如是之機如是之教豈須戒耶已自知各具佛性戒故然於初心凡夫及出假
菩薩亦不壞於事相遮性二戒悉皆等持以初心自行根劣故須理事相
資以久行化他圓滿故須權実双備云々
○大乗菩薩戒謂觀唯心本無外色無色可破相空亦無離取相過故名為戒

○長阿含曰佛為提謂長者等在家衆受三帰已即授五戒為優婆塞経説五戒者天下大
禁忌若犯此五在天違五星在地違五岳在方違五帝在身違五蔵如是大世間違犯
無量若約出世則壞五分法身一切佛法以五戒是大小尸羅根本故

五戒 具出
宗鏡廿一巻

涤者世情之重難以解釋如膠漆之沾汙沾汙既
劇未能輒便釋去今且就其情而制御禦之故使其
習五戒十善之法而為修進之漸也
曰人乗者五戒之謂也
戒者乃梵語尸羅耳此翻云戒亦云性善以止過
防非為義也大論曰懸止不更作是名為戒若心
生若口言若從他受息身口惡是為戒相記者云
戒者警也謂警策三業遠離緣非也又優婆塞戒
經云戒者名制能制一切不善法故然戒有道俗
三者其一在家戒即五戒八戒也其二出家戒即

古師云止三業所起之悪故名防止

別解脱戒也其三即大乘三聚戒也前三戒通乎
大小乘三聚戒則專在於大乘此三聚戒即大乘
菩薩戒也一攝律儀戒謂惡無不離起諸道行是
斷德因修成法身此一戒止是持作是犯二攝善
法戒謂善無不積即身口意善及聞思修三慧十
波羅密八萬四千助道行等是智慧德因修成報
身此一戒作是持止是犯三攝衆生戒亦名饒益
有情戒謂生無不度起不住道是恩德因修成化
身果此一戒作是持止是犯智度論云若下持戒
此人中中持戒生六欲天中上持戒及行四禪四

天台智者梵網疏曰三聚戒體者律儀者法式儀則規矩行人令
為道也又云律者埒也如世馬埒令馬調直律亦如是調直行人不
令作惡大士誓心不過止惡與善若不動身口即是止惡及戒防
動不動即是律儀戒若心動身口即是與善今發此戒防其
不動攝善攝生即是心動涉事故開為兩取策勵衆善依六
度門称攝善法起心兼物依四弘門称攝衆生即是為人故動
下化衆生中修萬善上帰佛果也律儀多主內德攝生外化
攝善兼於內外故立三聚戒也

攝善兼於内外故立三聚戒也
下化衆生中修萬善上歸佛果也律儀戒是内德攝生外化之方
度門称攝善法兼於四弘門称攝衆生即是大悲入故動
不動攝善攝生即是亦動事故用方取其動家善於六
動不動即是律儀戒兼心動身口即是無善合發心戒所其
令作惡大士遮心不過止惡心真善不動身口即是止惡發戒所
以道也之云律者法也如無進令馬調直律亦如是調直行人令不
天台菩薩戒疏云三聚戒體者律儀者法大儀則規持人令合

戒

宗鏡録二十一巻八枚　如凡夫二乘菩薩諸佛凡持戒者莫不皆由一心所
起以凡夫全不自知垢淨之戒因從自心生罪福之戒果當自心受二乘
雖知由心轉變執有前塵權小菩薩雖不執前境實有住無自性空都不了
外本无空皆自心變諸大菩薩正了唯心空有双泯無明未盡功德未圓理行
猶虧尚居因位諸佛則圓證眞唯識性離念清淨故經云唯佛一人持淨戒
其餘盡名破戒者
如六行法云次就戒明人心別有六不同先明凡夫依戒起罪謂有愚人身雖持
戒不知看心護口自謂已能毀他破戒由此惡說壞人敬信便成罪業當
生惡道次明凡夫身口持戒未学觀患唯成福行次明二乘出世道戒謂二
乘人觀生空時離凡我倒則成道戒次明大乘小菩薩觀相空患心淨明時離
取相罪即名為戒次明大乘大菩薩戒謂觀唯心本無外色無色可破相
空亦無離取相過故名為戒此則不同小菩薩戒雖離著有仍著空相
此大菩薩知空亦空无空可著則證大空故智論云破諸法皆空唯有
空在亦取相著之大空者破一切法空空亦復空以此文證著空是過大根離之
故名為戒次明佛戒謂證唯心離念常淨無明垢盡即成佛戒

嫜 左傳如曰婚 註婦之父曰婚 壻婚曰

式叉摩那此云 学法女

空定ノ生色無色界清淨天中此上持戒有三種下
清淨持戒得阿羅漢中清淨持戒得辟支佛上清
淨持戒得佛道又云戒爲一切善法住處今原教
之五戒者乃俗之所受者也俗者即在家二衆優
婆塞優婆夷即不虧俗法名近住男女者也與夫
持ス戒者善宿男女形雖在俗初未婚嫁常隨佛
僧若曾婚娶今持八戒則永斷俗法於佛法有功
其名勲士勲女亦云離欲男女亦云清信士女亦
云中間人其在佛五衆之下而此五戒子衆又在
中間人之下也道即出家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

婚者婦家也

僧祇律云佛成道五年制淫第六年制盜及殺

論曰淫欲盛者許捨戒還家欲飽復來初果人也恐依小乘初心制

古迹云若穢下時胎園滿時飲兒乳時受齋戒時或有病時謂有病不宜婬是名非時

沙彌沙彌尼之五衆也謂比丘比丘尼等既受此戒則永離非梵行縁一切都斷畢世清淨者也雖比丘之戒二百五十條與尼戒三百五十條皆以不殺盜淫妄飲酒爲其始也而五戒近住男女且容其不虧俗法者正以有情世間情愛者多有其善根薄弱者不可使其頓斷愛欲乃受之以漸導其稍離嗜慾增益善本亦以世間人倫貴於父子相承不絶其嗣乃容其奉全俗法且制其不得邪淫不邪淫乃人倫夫婦禮之得所也涅槃經云不犯他婦女自妻不非時不其然乎嶽神受戒文曰

名義集云女有三護法亦禁約守禮自防故止羅欲私曰羅欲者邪淫也

八關齋

不殺 不盜 不婬

不妄語 不飲酒

不臥高廣大床

不花鬘瓔珞香油塗身

不歌舞作倡故往觀聽

勸書注云清淨即真正之種智也

汝能不淫乎神曰我亦娶也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然此持身雖得世法之正而其心未免乎汙染之累又教其益修八關齋法以從今日受戒至明旦不犯爲期關謂禁閉其八罪而不犯八罪即八戒者也以結清淨之勝緣耳亦涅槃經曰一日一夜中受持八齋法齋者不茹葷酒過中不食持八戒助成齋體正欲人莊其身清其心積漸以清淨之縁熏染乎神明遠期必成聖道也佛故順從世法以五善教人而其爲人豈不有素加之使其齋潔及神是又教人之深也俗[illegible]不知佛有治

素 通作愫 誠也 本也

[illegible]去計切心有事也又苦酷切亦愁貌

梵網天台疏曰。第一殺戒。十重之始。若声聞非梵行在初者。人多起過故。地繫煩惱重故。制之殺。害性罪。出家人起此罪希。亦易防斷。淫既易起。制之當初。

世俗之法與儒術同。徒以無父子夫婦絕嗣譏佛。紛然吾憫此。特推五戒五常之通者示之

一曰不殺。謂當愛生。不可以己輒暴一物。不止不食其肉也

此言受戒為善。當念一切有命。乃至昆蟲皆自愛身惜命。莫不與我己同。我適豈可以己之私而專輒傷暴他一物命也。如此恕己以奉戒。則其殺心難起。而其不殺之意易慎。是果能愛護一切衆生而致不殺也。殺於罪最重。不殺於諸功德最為第一。故十不善道中與五戒。殺罪最在其初。今持不殺戒。蓋免其重罪。而取其第一功德者

孝論評孝章云。經曰。應生孝順心。愛護一切衆生。斯之謂也。註曰。經亦大戒王也。所言愛護一切衆生者。其義以人唯靈識為本。而大形質為靈識所依。世世生生皆是父母生養。故知一切衆生無不曾為我父母。故不殺害而為救護。即是孝順也。今評孝章之意宗如是。如此言也

通載六。郗超字嘉賓。少有曠世之度。談論義理精微。標志奉佛云云。又与沐法師學善。嘗約先歿者凡若冥報應相報。俄而超卒。一夕見夢曰。向与君約報應之事。今皆不虛。願君無忘修德以昇濟神明。超由是循道弥篤云

郗 乞逆切。从邑谷声。又姓。俗作郄。郄 毛氏曰。从邑作卩。與郤不同。

孟子曰。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

書云。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也。豈止如世之所云聞其聲。但不忍食其衆生之肉者也。然此五戒十善名數。系第初取法於明集郗嘉賓所著之奉法要耳。其意義亦依傍之。今更引大論證驗。參合非臆說也

二曰不盜。謂不義不取。不止不攘他物也

此言受戒慕行正道。凡於他人之物。若在義理不當取者。而輒取之。皆為偷盜也。不為是捨人不知。不見而輒攘竊取物而去。乃為盜也。大論謂不與取者。知他物生盜心。取物去。離本處。物屬我。是盜。不作是名不盜。不與而取。是不善相。此意是也

名義集一有安息國沙門曇諦亦善律学出曇無德羯磨即大僧受法之初也

三曰不邪淫　謂不亂非其四偶也　韻書四偶也合也二也

此即上所謂不虧俗法而持五戒加之八齋亦名善宿男女者所持之戒也按曇無德宗謂受五戒者亦隨彼根宜未必具受故有但受三歸名無分優婆塞或受一戒名少分二戒至四名多分五戒具受名滿分亦智度論所謂五戒有五種受名五種優婆塞其以五戒中受一戒者為少分行若受二戒三戒者為多分行受五戒者為滿行優婆塞等盡比較其受不邪淫一戒雖未全離欲清淨縱不為滿分然已預五戒矣或能持彼一戒或四戒

楞嚴會解六温陵註曰諸經戒殺居首為設化以慈悲為本此經婬戒居首為真修以離欲為本蓋欲氣麁濁汙妙明欲習狂迷易失正受續生死喪真常莫甚於此故須首戒而為清淨第一明誨也

亦足為其少分多分者也大論云過已易度以自制心若彼侵我妻我則忿恚我若侵彼彼亦無異恕已自制故應不作此與上所引涅槃經其義同也

四曰不妄語　謂不以言欺人

此言受戒當自正直不可以語言欺誑於人即大論曰不淨心欲誑他覆隱實出異語生口業是名妄語不作是名不妄語又云妄語之人心無慚愧閉塞天道涅槃之門觀知此之罪是故不作也

五曰不飲酒　謂不以醉亂其修也

此言受戒當攝心守法不可昏酔以散亂其所修

即大論曰能令人心動放逸是名爲酒一切不應飲是名不飲酒又云酒有三十六失或弃捨善法或遠離涅槃或種狂癡因縁等此義是也

曰不乘者廣於五戒謂之十善也一曰不殺二曰不盜三曰不邪婬四曰不妄語是四者其義與五戒同也

自一不殺至四不妄語已具前事義即與前之四戒同乃不復解也

五曰不綺語謂不爲飾非言

持戒之者凡有言説必須平直不得文巧亦不得粧飾其非義之言

書經酒誥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徳將無醉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又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佚ハ安ナリ不常也又緩也

子罕第九云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母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

鄕黨第十云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註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 遷坐易常処也

孟子曰禹悪旨酒而好善言 注戰国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絶旨酒

礼記間傳云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分別功徳論曰、祇園有比丘病經六年、優波離往問所須、答唯思酒、語曰待我問世尊、遂往問佛、佛言我所制法除病者、波離索酒令飲、平復重為説法得羅漢果、佛讃波離便病差。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善見 酒語曰 [illegible]

○廣原教十六葉云、五戒者謂其不妄語之一、元攝口四、以俗不能護口、略制其一、又大論云、説童若是妄語則已攝三、若用此不妄語之一、則為不綺語、為不兩舌、為不悪口之三者也、不飲酒之一元攝意三、大論云、飲酒是邪命自活、增益恚癡、出世以智恵為首、生死以三毒為根、若能禁酒是防止意地三毒、長養良出世智恵也、若用不飲酒之一、則為不貪、為不恚、為不癡之三者、与前身三不殺不邪淫不盗、是為十善也、此所用之十善、所以能冒其生乎天趣也、若却收合此之十善、復為五戒者、所以資藉其生乎人趣也。

○飲酒十過　顔色悪　下劣　眼視不明　現嗔恚相　壊田業資生　致疾病　益闘訟　悪名流布　智恵減少　命終堕悪道

○食肉十過　○一切衆生元始以来皆是已親　○食肉人衆生見生驚怖　○壊他信心　○慈心少　行人不忘　○過去曾為羅刹習氣　○令学呪術不行　○衆生身命与已無別　○諸天賢聖遠离悪神恐怖　○不浄所出　○死堕悪道

持戒之者不得以嗔恚怨恨而宿止於心。

十曰不癡、謂不昧善悪。

即大論曰能令人心動放逸是名爲酒一切不應飲是名不飲酒又云酒有三十六失或弃捨善法

六曰不兩舌謂語人不背面　持戒之者與人必正直無僞不得背非而面是背是而面非

七曰不惡口謂不罵亦曰不道不義　持戒之者臨不善境不得輙相毀罵宜須忍辱凡有非理不義之言不得妄出

八曰不嫉謂無所妬忌

持戒之者凡於怨親無生愛惡不得嫉妬而嫌忌

九曰不恚謂不以忿恨宿於心

持戒之者不得以嗔忿怨恨而宿止於心

十曰不癡謂不昧善惡

持戒之人必須明辨善惡之法善則行之惡則違
之不得癡昧而無分辨也　秦本輔教編注此十
善名數謂出弘明集郗嘉賓奉法要并大涅槃四
十二章等經並同但郗所列前後互耳是必更準
他經楷若大法師推以爲萬世弘道明教之與豈
無經據耶余爲原教正欲勸世解毀始愛郗文釋
義曉分近人情故取之脩疏鈔者不知十餘年來
相排不已今不能自默聊示此欲其識之耳
謂兼修其十者報之所以生之天也
十善當在五戒之後今先解十善者亦欲躡前之

文勢耳此言若修此十善之法將來果報當生天上
道也
修前五者資之所以爲人也
即十善之前五戒也此言行人資藉此五法而修
之當來之世果報所以生人道也
脫天下皆以此各修假令非生天也而人人足成善
人人皆善而世不治未之有也
脫忽也忽或天下之人並皆以此五戒十善而修
之也假令非實得生於天道而此所修之者亦足
以成善人人既並皆爲善而世豈不治平乎若人

通載華遠章曰
宋炳著明佛論
顔延之析達性
論周顒興夷夏
論鄭道子著神
不滅論皆稟
遠是正焉

新羅明神語
圓珍曰佛法是
王法之治具也
佛法若衰王法
亦衰 叙書六

人皆善而世道不治自古未之有也
昔宋文帝謂其臣何尚之曰適見顔延之宗炳著論
發明佛法甚爲名理並是開奬人意若使率土之濱
皆感此化朕則垂拱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因
進曰夫百家之郷十人持五戒即十人淳謹千室之
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周寰區編
戸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悪去一悪
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之言坐
致太平是也
宋文帝即南宋之太祖文皇帝劉氏義隆也宋少

刺史 韻會云ーー官名ーー太守不同今混呼爲一非也
主簿 白府自漢晋有之唐赤縣置二人他縣一人○管轄之司
僕射 官名漢官儀曰ーー秦官僕主也古者重武事毎官必有主射課督之關中語轉爲此音

帝廢自荊州刺史郡督入爲天子即位改元號元
嘉汪左政治稱元嘉年中爲盛何尚之字彦徳少
立節蹈道爲陳郡謝琨所知在晉爲臨川令入宋
事武帝爲征西將軍主簿歴文帝爲丹陽尹遷尚
書左僕射尚書令進佐司空益爲尚書令求相儀
同三司侍中甚爲文帝見知帝所問之事南史以
干佛教不取亦史筆之不直也事備隋三寶開皇
録文宣律師古今佛道論衡云此事出僧史傳百
家十八之數俟後賢討校也
斯言得之矣

令 禮記註官署之長又漢法縣萬戸以上爲令以下爲長

此乃原教自稱尚之對文帝之言得其理也
以儒校之則與其所謂五常仁義者異號而一體耳
以今五戒與儒教五常仁義校量比並而二教所
設者雖名號殊異而體質一同也
夫仁義者先王一世之治迹也以迹議之而未始不
異也以理推之而未始不同也迹出於理而理祖乎
迹迹末也理本也君子求本而措末可也
儒之所宗仁義之者乃是先代聖王治理當世一
期之事迹也若以二教之迹末比較論議則儒佛
施設其事故有殊也若者究二教之理是皆欲人

爲善固無別也事迹從理出生則道理爲事祖始
故理當爲本而迹當爲末也君子之人凡論道義
必先求理本而措置其迹末乃爲可也
語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
廋哉 此文論語學而篇云爾其義謂知人在視
其所行用觀其所經從察其所安處人之賢不肖
安所隱匿其情故再言之者深明情不可隱也
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此文孟子告子章云爾其注謂孟子言夫物當揣
量其本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不

苟顔書且也又
且草卒也周礼
弓人苟有賤工註
偷也又論語註
聊且粗畧之意
[redacted]
又誠也又与若同
豈者反說以見
意或有如莫字
之意顔書云安
也焉也詹也又云
非然之辭

節其數累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
銳嶺者寧可謂寸木高於山耶
謂事必揣量其本而齊其末而後語之
言君子臨事必如孟子量本等末而然後可以發
語也
苟以其一世之迹而責其三世之謂何異乎以十步
之履而詰其百步之履曰而何其迹之紛紛也曷不
爲我之鮮乎是豈知其所適之遠近所步之多少也
若以儒治一世之事迹詰責佛教所指三世報應
之說者如有以以已所行十步之履而問彼百步

曷[illegible]
何也又
詞助也

之履云彼行迹何紛紛如是之多也何不數我之
履迹之少乎凡其行履遠者其迹則多行履近者
其迹則少乃理之常然如此詰責者是不辨遠近
多少之等差也今以一世而責其三世頗與一履
相難者同也

三世有無　詳見宗鏡錄六十卷又六十八

然聖人爲教而恢張異宜言乎一世也則當順其人
情爲治其形生之間言乎三世也則當正其人神
指緣業乎死生之外
二教聖人設教恢廓開張各有事宜若儒急欲治
民於當世則宜爲法教只在乎一世也佛欲救

人輪廻於生死則宜爲法敎人修正精誠當指因
縁業果在其死生前後際也
神農誌百藥雖異而同於療病也后稷標百穀雖殊
而同於養人也聖人爲敎不同而同於爲善也
此下取譬喩也如神農三皇之一者也繫辭云包
犧氏沒神農氏作蓋以其始造耕種以敎民亦白
虎通云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敎民農
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曰神農也而此神農嘗
試百草品之爲藥今所謂神農本草經是也與世
療疾然百草雖品類有殊而治理于病則一也周

伊尹　千字文註云ーー者莘国人母懐伊尹之時忽於空中神人告曰
明日有大水来可向東走勿回顧人盡怪之明日果有大水至遂東走
十里外回顧看之遂身化爲枯桑樹中有兒啼哭乃収而養之長大
有賢徳佐湯王伐夏桀有功後爲

總名稻者粳糯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
二十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爲百穀也

人輪廻於生死則宜爲法教人修正精誠當指因
縁業果在其死生前後際也

有貨殖法王伎寡楽有何所○次出於中國爲箭猶人習而生異修已指折而生
十里外國類者必逆自行如於樹中有何人等深於故為及於養虞國者
明日有大水來河向東去如國顯人盡住明日果有大水至還東去
伊尹 今序文注云一名莘國人母採伊水時也於空中神人告曰

本紀謂后稷別姓姫氏名弃其母姜原爲帝嚳元
妃出野見巨人跡践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
子初以爲不祥三弃之皆有所覆護不死姜原以
爲神遂収養之以初欲弃之因名曰弃爲兒游戯
好種樹麻菽及成人好耕農相地之宜民皆法之
堯聞舉爲農師有功舜遂封於邰號后稷以姫姓
故曰周后稷然其標百穀種實雖殊異而其充人
之食則一也百穀者楊泉物理論云粱者黍稷之
總名稻者粳糯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
二十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爲百穀也

人死而其神不死　詳見宗鏡三十九二十三枚

以此二事比例夫子教聖人設其教迹雖殊而同與人為善豈不然耶

曰佛之道其治三世非耳目之所接子何以而明之

問謂彼佛之為道其本治理三世若三者其過去未來之世非人耳目之所承接豈得而聞見子備也何由為我發揮明辨此三世之說耶

曰吾謂人死而其神不死此其驗矣神之在人猶火之在薪也前薪雖與後火相燼今所以火者曷嘗燼乎其人雖死而神終不滅亡如此之事是三世之驗也神魄在於人生猶如火性在於所燒之柴薪也

宗鏡六十一、若就至理窮覈三世皆不可得故経云非謂菩提有去来今但以世俗文字數故説有三世以四悉檀力随順衆生説

宗鏡十五三云智入三世而無来往為化三世是衆生情所妄立非実有故

宗鏡録三十九巻云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為化之母神為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乃至或衆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霊而謂精麁同盡不亦悲乎如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為神情俱喪猶覩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盡耳故知縁謝形枯真霊不墜如薪盡火滅火性常然此縁雖滅於今生彼縁復與於異世故般若吟云百骸雖潰散一物鎮長霊可謂真心湛然常住

宗鏡四十七云華嚴経曰善男子一切凡愚迷佛方便執有三乘不了三界唯由心所起不知三世一切佛法自心現量見外五塵執為実有猶如牛羊不能知覺生死輪中无由出離善男子佛説諸法无生无滅亦無三世何以故如自心現五塵境界本无有故

智論云死生二有中五蘊名中有故謂爲趣涅槃云中有五陰非肉眼見天眼所見

前薪者雖與火皆爲灰燼今火復在後薪資人之用又何曾與前之薪俱爲燼乎此可例人死而其神不滅也

曰神理冥昧其形旣識而孰能御其所適果爲人邪果爲飛潛異類乎

再設問謂人精魄之理冥昧幽遠若其人旣氣散形靡漠然無有誰能引御其神魄所之果然復爲人爲鬼果然爲飛禽爲潛蟲一切異類耶

曰斯可通也苟以其情習之業推之則其報也不差

答言此理可以通明也若以人情染習之業推較

鐔津集六存心篇 五福者善人所存吉之驗也六極者惡人所存凶之驗也

則其果報爲父爲富無有老賺者也
子豈不聞洪範五福六極之謂乎五福者謂人以其
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五者應以嚮勸之六極者謂
人不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六者應以威沮之
子者指彼問家謂爾君子豈不嘗聞尚書洪範五
福六極勸沮之言乎五福一曰壽謂年得長者二
曰富謂家豐財者三曰康寧謂無疾病者四曰攸
好德謂性之所好美德者五曰考終命謂成終長
短之命不橫夭者言凡生人者用其爲心契合乎
皇極大中之理也而天道則用此五福者因人嚮

鐔津集四皇極論云天下同之之謂大公天下中正之謂皇極中正所以同万物之心也非中正所以離万物之心也离之則天下乱也同之則天下治也矣 夫皇極者不為吉而有不為令而益不為堯舜禹湯而長不為桀紂幽厲而消唯在其行之者也行之至所以為帝為王行之未至所以為五霸為諸侯絶而不行所以為亡國得者為聖履者為賢棄而不学者其為小人哉

慕而報應勸勉之正義曰次九嚮勸人用五福是
也六極謂窮極惡事有六一曰凶短折謂遇凶而
橫夭性命者二曰疾謂常抱疾病者三曰憂謂常
多憂愁者四曰貧謂困乏於財者五曰惡謂貌狀
醜陋者六曰弱謂志力尪劣者言凡生人不用其
爲心契合乎皇極大中之理也而天道則用此六
極者因人惡畏而報應威沮之亦正義曰威沮人
用六極是也又曰福者人之所慕皆嚮望之極者
人之所惡皆畏懼之福極皆上天爲之言天所以
嚮望勸勉人用五福所以畏懼止沮人用六極然

寶積經云隨意生形從想立法

此五福六極有奧旨似遍貫乎三世之報應也未可輙發

夫其形存而善惡之應已然其神往則善惡之報豈不然乎　夫人形生在世而爲善爲惡其五福六極報應已如此矣若神䰟既逝則爲善惡之報豈不與是佛之所說合耶

佛經曰一切諸法以意生形此之謂也

此文據宗炳明佛論引未詳其本經名自醜其義正謂一切有情無情衆法唯以其意變化而成其形象耶

曰謂佛道絶情而所爲也如此豈非情乎佛亦有情耶

或難云佛之道本絶去情累淸淨自正今其所施教化如此豈非亦有情愛乎

曰形象者舉有情佛獨無情邪佛行情而不情耳

此荅言一切法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以有情而致之佛既出現於世示與人同乃教化於人豈得無情乎佛起無方大用施設教法雖示行情慣而非著情也猶涅槃經云如來實無憂悲苦惱而於衆生起大慈悲現有憂悲

曰佛之爲者既類夫任義而任義焉得亦謂之情乎

此五福六極有奥旨似通貫乎三世之報應也未可輙發

夫其形存而善惡之應已然則其神往則善惡之報豈不然乎　夫人形生在世而爲善爲惡其五福六極報應已如此矣若神寛既逝則爲善惡之報豈不與是佛之所説合耶

佛經曰一切諸法以意生形此之謂也

此文據宗炳明佛論引未詳其本經名自醜其義正謂一切有情無情衆法唯以其意變化而成其形象耳

宗鏡七首楞嚴三昧經云一切諸法皆属因縁無有主故隨意所成若能解此所為不難

此皆言一切法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以有情而致之佛既出現於世示與人同乃敎化於人豈得無情乎佛是無方大用施設敎法雖示行情慨而非著情也猶涅槃經云如來實無憂悲苦惱而於衆生起大慈悲現有憂悲

曰佛之爲者既類矣任義而任義爲得亦謂之情乎

六情　大般若經云識即是六情　奉法要云謂六情亦謂六衰六欲目受色耳受声鼻受香舌受味身受細滑心受識此之情是也

設難云汝佛之教所為如已類乎仁義汝何得以
　我仁義獨為之情也
曰仁者何惠愛之謂也義者何適宜之謂也宜與愛
皆起於性而形乎用非情何乎就其情而言之則仁
義乃情之善者也
　此皆言汝儒所謂仁者乃是惠恤（雪律切憂也愍也）情愛之詞也義
　者亦乃是適順事宜之言也宜與愛皆發自於性
　而形見乎動用既是於形用非情復是何者耶大
　凡人之六情有善有惡若就汝仁義而言之此即
　是其情之善義者也

情而為之而其勢近權不情而為而其勢近理性相
同也情相異也異焉而天下鮮不競同焉而天下鮮
不安也
　情望於性情是虛假緣情而為其教是近
　其權假也理望於性即是絕真至實也今佛稱性
　不著情假而為其教是近其真實之理也性即理
　也萬法一理是其相同也情即事也萬事殊徒各
　宜是其相異也萬物各徇其殊類異見天下少不
　以其事而爭競也萬法既歸其同體之一理天下
　少不以其理而安和也而乃知性同而情異也
聖人欲亂之其所安所以推性而同群生聖人欲息

之其所覺所以攝懷而在萬物謂物也無昆蟲無動
植佛皆槩而惠之不敢損之謂生也無貴賤無賢鄙
佛皆一而導之使自求之
聖人即佛也佛欲引導衆生同趣其所同之道清
淨安樂之處故推廣其所證諸法實性謂與衆生
本同也佛欲止息衆生各以其殊類異見爭競故
推其大慈之心而安存萬物也謂物也者即一切
人之與物也物則無間其昆蟲昆蟲蟲之總名也
動則無間其有情植則無間其無情之者佛皆一
槩以平等無緣之慈而施惠之又讓其含生不敢

稍損傷一物也謂生也者即一切含生此諸衆生
不揀其貴者賤者賢善者頑鄙者佛皆一例以實
相而導達之直使其於己而自求所證
推其性而自同群生豈不謂大誠乎推其懷而盡在
萬物豈不謂大慈乎大慈故其感人也深大誠故其
化物也易
佛術推其聖性皆同衆生之卑微豈得不謂佛有
至實大信之勝德乎佛推其無緣至慈之心常在
乎衆生豈得不謂佛有大慈之勝德乎有此大慈
故自然交感人之深者也有此至誠大信故自

然交感致人自化之速疾也
故夫中國之内四夷八蠻之外其人聞佛之言爲善
有福爲惡有罪而鮮不惻然收其惡心歡然舉其善
意守其説拳拳不敢失之
從此禹畫九州中國之内四夷八蠻之外諸國四
夷即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之惣名也八蠻者風俗
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故曰蠻慢也然其
類有八李巡爾雅注云一曰天竺二咳首三僬僥
四跛踵五穿胸六儋耳七狗軹八旁春四夷而獨
舉八蠻者欲其句便耳亦可四面南面之方爲尊

説其尊而言之也即此内外國所有之人聞佛所
説善惡當有罪福之報莫不惻怡收攝其惡心歡
喜奉其爲善之意守奉佛所言戒法不敢稍稍虧
失之拳拳奉持貌也
若向之所謂五戒十善云者里巷何嘗不相化而爲
之自郷之邑自邑之州自州之國朝廷之士天子之
宮掖其化之至也
如向之彼所言謂五戒十善者也五戒十善名彼
已見於前謂其人接此戒善之法者展轉相化從
一郷里至一縣邑從一縣邑至於一州郡自一州

郡至於一國朝廷卿士大夫之下乃至天子宮苑
掖庭之人其人修行戒善之極至也
不殺必仁
若其持此不殺一戒其心必慈而仁善
不盗必廉
若持不盗一戒其人必自廉潔而修正其身
不婬必正
若持不婬一戒其身必自清正合禮而無亂
不妄必信
若持不妄語一戒其人必有誠信而無欺誑

商王成湯出遇獵人布四面網祝曰從天来者從地来者從四方来者皆入吾網湯為去三面止留其一改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上者上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
宋程頤為崇政殿説書哲宗戲折柳枝頤諫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
孟子云殺一無罪非仁也故以不殺為仁又云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

不毀罵人而不為人之恥辱
不嫉不爭
若持不嫉一戒其心既無嫉妬於人

郡至於一國朝廷卿士大夫之下至于天子宮苑
掖庭之人其以修行爲善之極至也

中庸注曰不眩謂不迷於事

不醉不乱
若持不飲酒一戒其人必首清明而不癡昧
不綺語必誠
若持此不綺語一戒其人發言必實不必綺媚眩人
不兩舌不讒
若持不兩舌一戒其人必無背是面非而讒諂於
人也
不恚怒不辱　若持不恚怒一戒其人必能敬慎
不罵詈人而不爲人之恥辱
不嫉不爭　若持不嫉一戒其心既無嫉妬於人

眩　音県　惑也乱也

人亦無所與其乖覺
不恚不譏　若持不恚一戒其人既自不嗔恚忿於
人而人必亦不有譏於己者
不癡不昧
若以持此不癡一戒其心乃能辨善與惡
有一于此從以誠於身加於人況五戒十善之全也
豈有爲人弟者而不悌其兄爲人子者而不孝其親
爲人室者而不敬其夫爲人友者而不以善相勸爲
人臣者而不忠其君爲人君者而不仁其民是天下
之無有也爲之者唯恐其過與不及爲癖耳佛豈苟
癖於人乎
苟有於此五戒十善之間能行其一戒之善者足
以立誠修身亦可以推其善道加勸於他人也況
能修其五戒十善之全數者也其人既能以五戒
十善而自立誠修身矣豈更有爲人之弟而不孝
悌其兄也悌順也爲人之嗣子者而不孝敬其父
母也爲人妻室者而不敬愛其夫也爲人朋友者
而不以其道相致勸也爲人之臣下者而不輸忠
於其君上也爲人君主者而不以慈愛行惠於生
民也其人若修行此五戒十善之者而不能如上

抑字有還是之意如診脈以指按之究其所以然文公有云反語之辭略反上文之旨自書之發語之辭

六者之說則窮天下通四海終不有如是之理也

事此五戒十善行人但慮其不能通其方便開遮之道為其過劇與其行之不至為患耳佛雖以戒使人依而修持亦乃通其開遮耳非徒以戒拘繫於人而為與病也

如此者佛之道豈一人之私為乎抑亦有意於天下國家矣何嘗不存其君臣父子邪豈妨人所生養之道邪但其所出不自吏而張之亦其化之理隱而難見故世不得而盡信

佛之道既能致人善行如上文六者之說乃是天

劇甚也

吏說文治人者也師古曰理也理其縣内

下公共之道也豈得謂是一人自私之法耶推較五戒十善既有功德於天下之人是佛嘗有微意毗助治天下國家者也佛既能以此五戒十善善世化人致上之六者之義効是佛之道果有德化在乎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間也佛戒既使人適順父子夫婦之義豈不安其生之養之之道何嘗為其妨礙也但其戒善之法所出之源不從官師主吏之所施張唯待人自感而化之亦其能化之理微隱難為輒見致使今世流俗之人不能感皆信伏也

学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注術音遂萬二千五百家為遂疏云序
学名也於遂中立学教黨学所升者也

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此文周易上繫云爾正義云若能順理於内默而成就之闇與理會而不須言而自信也若有德行則得默而成就之不言而信也若無德行則不能默之言德行據賢人之德行也易之前文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謂聖人也

孟子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豈不然乎
此文孟子盡心章云爾其注云王者道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又云獨是王者之功化其庠序之教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爲之者言化大也上之所指五戒十善使人自感而化之其理微隱此易與孟子之言豈不知是耶

人之惑於情久矣情之甚幾至乎敝薄古聖人憂之爲其法交相爲法治謂之帝謂之王雖其道多方而猶不暇救以仁恩之以義教之賞欲進其善罰欲沮其惡雖罰日益勞賞日益費而世俗益薄
世人迷惑於喜怒哀樂之情其所由來久矣既惑於情過劇而世道將至乎衰敝澆薄也古聖人如堯舜禹湯之者憂慮世道衰且澆而人倫不整乃爲其法度交互相爲其整治謂帝即黄帝顓頊帝

程 說文品也廣韻式也謂制度之品也又謂法令成章之品式也

韻會云苟与若同

嚳帝堯帝舜之五帝也謂王即夏禹殷湯周文之三王也此五帝三王爲其治道雖多方法如禮樂刑政之類殊名異號不可勝舉猶不皇救其世俗之衰弊爲仁以恩恤於民爲義以教勗於人爲爵祿旌賞以勸人慕善爲刑扑程罰以止沮姦暴雖其用刑日更勞敗賞日更煩費而時世風俗轉弊轉薄

扑 書舜典作教刑亦作撲

苟聞有不以賞罰而得民遷善而遠惡雖聖如堯舜必歡然喜而致之豈曰斯人不因吾道而爲善吾不取其善必吾道而爲善乃可稱善之若是是聖人私其

姦 或作奸 韻會云犯淫也 又犯非礼也

道也安有聖人之道而私哉

嘗此賞罰勞費之時若聞有人能不以賞罰而自得民遷就善道而遠離惡迹雖有聖人如唐堯虞舜之二帝者必欣然歡然喜且悦以致彼不用賞罰之道會合以爲治體若果堯舜聖人必肯言此人不以我堯舜已出之道而爲善事吾不取其善必須用我已出之道爲善乃可稱善也若堯舜如此之言即是堯舜聖人自私其道也大凡謂聖人之道則通天下人共之何有謂聖人者私據其道耶

夫游龍振於江海而雲氣油然四起暴虎嘯於山林

颷卑遥切从風猋声扶揺風也玉作暴風也
飂力求切高風也

而颷風飂飂而來蓋其類自相應也
若有神龍游泳振動於江海之間山川則出雲氣爲
雲油油然以應之猛暴之虎聲鳴於山林之中天下
地之間則有颷風飂飂然相應而來以類自相感
應者豈獨於人在物亦爾
故善人非親而善人同之惡人非恩而惡人容之
善人雖其異族而生疏非其親若二人以善相合
必自同也惡人雖素無恩情之親及其會遇而自
然以其同惡相容也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此文禮記中庸云爾正義言謚法云受禪成功曰
舜又云仁義盛明曰舜皆是道德充滿之意故言
舜爲充也其注云邇近也近言而善易以進人察
而行之也好問與隱惡揚善注與義俱不解然此
亦可以意申也謂舜嗜好以善道下問於人又好
察聽邇近之善言隱覆人之過惡而揄揚人之美
善也
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海沛然莫之能禦也
此文孟子盡心章云爾注謂舜始居深山之中雖外
與野人同其居處聞人一善言則從之見人一善行

禹聞善言則拜
注書曰禹拜昌言
蓋不待有過而
能屈已以受天下
之善也

子曰善人吾…
集注恒常久之意
張子曰有恒者不
貳其心善人者志
於仁而無惡

子曰三人行必…
集注三人同行其
一我也彼二人者一
善一惡則我從其
善而改其惡焉
是二人者皆我師也
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也

則識之沛然不疑若決江河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
禹聞善言則拜　此文孟子公孫丑章云爾其注
引尚書禹拜讜言而解之
孔子常謂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此文論語述而云爾正義云善人即君子也恒常也
又言善人之君吾不得見之得見有常之君斯亦可矣
又曰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
者而改之
此亦述而之文正義曰此章言學無常師也謂我
三人行本無賢愚相懸但敵體耳然彼二人言行必

○老子曰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
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有一人善一人不善我則擇其善者而從之不善
者而改之有善可從是為師矣故無常師也
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敢失之
此文禮記中庸云爾正義言顏回選擇中庸而行
得一善事則形兒拳拳然奉持之膺謂胷膺言奉
持於善道弗敢弃失亦可謂回聞一言則拳拳服
膺拳拳謹敬也服膺謂善其胷伏從不敢輙遺失
也　○拳々服膺者能擇能守之義
孟子謂好善優於天下
此亦孟子告子章謂魯欲使樂正子為政而孟子

曰好善優於天下
而況魯國乎
集註優有餘裕
言雖治天下尚有
餘力

集注游氏曰欲誠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

喜其好善乃曰好善則樂聞善言是采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以優之虞舜是也何況魯不能治乎

又謂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此亦孟子離婁章謂人求上之意先從己始本之於心心不正而得人意者未之有也

此五君子者古之大樂善人也以其善類固類於佛苟其不死見乎吾道之傳是必翕然從而推之

其五君子自虞舜至孟子凡五聖賢人也是五聖賢乃前古尤好樂爲善道之人也若以其善而類例之旦類於佛使上五君子不先死得至佛法入中國之時睹見乎佛道之傳揚必翕合然也翕即汲字也謂其爲善既與佛之道相合必從而推振之也

噫哀痛聲又爲傷恨之意噫嘻之二字連下則咨嗟傷歎之辭欲發語而先下字則傷其在下所言之事

漢高后紀猶豫未決曰冘豫不定也

噫亦後世之不幸不得其相遇而相證尚使兩家之徒冘豫而不相信

噫歎嗟也此原教者嗟嘆謂亦是後世之人不幸不得其五聖賢遇見佛法初傳之時而相照證乃除今儒佛二家之徒猶豫不能相信一教同其歡世爲善冘豫即猶豫也冘亦音淫字

噫人情莫不專已而略人是此而非彼非過則爭專

苟 韻書且也又且草率也周禮弓人苟有賤之註偷也

過則拘君子適而已矣何必苟專君子當而已矣何必苟非

噫字蓋原教者再哓歎也根乎人之情見各執其教而苟爲其黨蘇於聖人之道乃妄有相毀自爲其障礙也大凡人之情執鮮有不專輙恃己所習而忽略於人也自恃己事而妄非於彼非毀其人太過則生爭競專執己道太過則拘束而不能從義也君子之人者必務以道通達而已何必苟且而自專執也君子臨於萬事必以義裁之但適當而止何必苟且非斥他道也

飲食男女人皆能知貴而君子不貴君子之所貴貴其能知道而識理也今有未道遠理若是而余不知識余愧於人多矣

大凡飢食渴飲男女愛欲之事群衆之人皆能知之而君子不以此知爲貴君子所貴重者唯貴其能知道義而識理趣也適今有佛大妙之道遠與之理如此余原教者自謂我也不欲顯斥他人且陽責己言我不能知識而我恥愧於彼違道逾理之人固爲多矣此以微意欲激動彼毀佛之人也嘗試論曰夫欲人心服而自修莫若感其内欲人詳

嘗即是曾也
喩如曾經舎過
而知其味也

順而貌從莫若制其外制其外者非以不道設教則
不能果致也感其内者非以神道設教則不能必化
也故佛之爲道也先乎神而次乎人蓋亦感内而制
外之謂也
嘗試謙不敢便專論乎下節之事也大凡欲化人
心服道義而自修治者莫如使其人自有誠感發
悟於内乃爲至信至肯也欲人出言相順於教勸
而皃相敬從者莫若具以法度而制其外今欲果
制其外者非用治世理人之法施設其教化則無
能果然得其所致也今欲感人之内者非用佛教

果 韻會指事又晋語果喪其田註猶竟也又果然驗也

於於一主ノ便以爲神情倶興次猶於一本詣於所與諸者耳
而精齋同不亦非乎如之傳於猶神之傳昆神道所深妙者見
若又本源理者遊物自乃至曳衆散於一化不有眞神道有妙偏妙微矣
情多化之母神爲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眞妙之功但以信化事
應適主妙之道之威物而動假截而行之神以其情威神以化
以妙為神而為言道有上智猶不能定其本次窮其數神也者國
曰夫神者何所謂精極而知靈中之精極則非卦系之所圖故聖人
得常住者解脱之姿故知合有妙身則五陰常住不動神故不滅嘗
律住者若一義空之涅今有妙是妙神故云因滅是消滅護
有佛出世說法度人故本也云有神空不斷乃至所乎則乙言
莫測之靈通非隠非顯云又若適有妙神一向空寂者則不應
只是有而不可見聞非是一向空寂無尽之妙用不斷不常眞今
宗鏡録三十九云以法妙故如神不可測無係無住非古非今

宗鏡録三十九云此心法妙故如神不可測無依無住非古非今只是有而不可見聞非是一向空寂蘊無盡之妙用不斷不常具莫測之靈通非隱非顯云又云若無有妙神一向空寂者則不應有佛出世說法度人故知本地有妙神不空不斷乃至師子吼言佛性者名第一義空名智慧即是妙神故云因滅是色獲得常住解脫之色故知如中含有妙色五陰常住不動神不滅篇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為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而為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状窮其幽致神也者圓應無主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云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為化之母神為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乃至或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矣而精麤同盡不亦悲乎如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為神情俱喪猶覩火窮於一木謂終斯都盡耳

精神

張無盡素書註道之所生之謂一純一之謂精之所發謂之神

示人神理不滅散在三世緣業以施設其教化則無能果然感動其内也以故佛爲其教道乃先提故神明之理示人道之本而然後教導以修之佛如此前後施爲者乃是其感内制外之言也

神也者人之精神之謂也非謂鬼神淫惑之事者也謂人修其精神善其履行生也則福應死也則其神清昇精神不修履行邪妄生也非慶死也則其神受誅

人之精神者謂生人所禀精魄神識也非言陰冥鬼神妖惑之神也人若修潔其精神善淑其履行

以自遂若其生存也則有福爲感應若其死逝也
則其精神淸擧而復生爲人爲天也若其人生精
神不果修潔履行邪僞不眞不正雖生於世非有
吉慶之事及其死亡則其受罪罰而墜墮惡趣也
故天下聞之其心感動惡者懲而善者加之如此默
化而何代無有
天下時世之人聞佛所說如上精神履行修者而
各以善惡受其罪福之報故其有感慨趣發而其
爲惡之人則止沮其惡素已爲善之人則加其爲
善也如上之人聞佛敎化感發止惡而修善亦在
何朝代而不有也
然其敎之作於中國也必有以世數相宜而來應人
心相感而至不然何人以其法修之天地應之鬼神
効之若其相宜之數未盡相感之理未窮又安可以
愛之而留存惡之而苟去
佛敎興盛於此中華之國須有世代緣數與其時
俗合宜始乃東來應副人民機感乃到也若不須
以緣數機感而來者安得衆人以佛遺法修營功
德而天神地祇感應之鬼神幽冥而驗効之若其
相宜之緣數未盡相感之理道未窮安可以一人私

愛之心而乃得其常存以一人私惡之心而妄欲
斥去之

方之人事若王者霸者其順時應人而爲之豈不然哉
今又以其相宜相感者比方人世之事王者如夏
禹殷湯周文之三王者是也五霸如夏霸昆吾氏
殷霸大彭氏豕韋氏周霸齊桓公晉文公又云齊
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亦云吳王闔閭者是也其
順時數應人心而起於天下豈不與佛教相類而
如此也

況其有妙道冥權又至於人事者耶夫妙道也者清
淨寂滅之謂也謂其盡滅衆累純其清淨本然者也
非謂死其生取乎空荒滅絕之謂也以此至之則成
乎聖神以超出其世冥權也者以道起乎不用之用
之謂也謂其拯拔羣生而出乎情溺者也

矧況佛教有妙道冥權更至極不啻於人事者也
夫妙道也者絕待無比本自不滅而滅諸累純其
清淨無漏無染其本常然非取其滅絕空荒無氣
無象之謂也人苟修此清淨寂滅而臻至於其道
者則當成熟乎諸佛神通大光明藏性卓爾超擧
出於世間通猶聖也冥權也者則是諸佛菩薩以

釋書云不謀而自合故云潛興密應

皇疏熊氏云三皇稱皇者皆行合天皇之星故云

大慈悲潛興密應起乎不用而妙用之云也其起
此妙用發爲大教者蓋欲引導一切衆生而出乎
生滅情想之浸溺者也

高也長也大也

考其化物自化則皇道幾之考其權用應世則無所
不至言其化也固後世不能臻之言其權也默而體
之則無世不得
稽考佛道之爲化而幽明萬物自然從其所化則
是上古伏犧或天皇等三皇之道稍幾近之稽其
冥權妙用應順乎世人之心則無有所在而不到
也論佛之道化感物而自化故是後世不能至之
也論佛之冥權妙用者今內默而自詳驗之則無
有時世而不在其用內也
昔者聖人之將化也以其法付之王付之臣付之長
者有力之人非其私己而苟尊於人也蓋欲因其道
而爲道因其善而爲善
昔時佛臨欲化滅之時以其遺教經法付囑國王
大臣長者居士有力檀度之人者正欲因彼道
而行佛道也因於彼善而勸爲善也
佛之經固亦多方矣後世之徒不能以宜而授又致
其信者過信令君有從善輒欲捐國爲奴隷之下俗

法華疏曰方便權略皆是弄引爲眞實作門眞實得顯功由方便
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世尊云說定法云今日說何法世尊云不定法云昨日說定
法今日何說不定法世尊云昨日定今日不定

有淺悟遠欲棄業專勝僧之高此非謂用佛心而爲
道也　佛經故亦有多種方便而後世僧徒不能
隨其事宜而傳授於人致有信之過濫遂使父君
便有由東佛道輒然欲捨弃其國位而爲廝僕
儓隸之下流又流俗之人稍有浮淺省悟忽欲抛
弃常業擅爲得道勝僧之高尚侫善損國滅悟弃
業此二種務道之者是不能通達大理豈可云善
用佛心而爲之道耶
經豈不曰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
此文法華經方便品云爾謂諸佛以其方便隨衆

秘密　智論云諸佛法輪有二種一者顯二者密顯謂顯露之言顯義顯旁顯露教如在鹿苑顯
爲五人說小密爲八萬說大密謂一先達釋秘乃分二種一者隱秘在昔四時權謀隱覆曰秘
神用潛蓋曰密二者眞秘在今法華昔所未說乃爲秘開已無外爲密
釋書云密者如
来事用之心印也
夫聖人用事之機
不可得而測也故
以秘密而爲言矣

生之機宜所說之法或頓或漸或不定秘密其意
之所旨難於解會也
故爲佛者不止緇其服剪其髮而已矣然佛之爲心
也如此豈小通哉
凡爲佛之徒屬弟子但隨其僧俗所宜以法施人
苟得佛法正意而修行之者俗亦佛之徒不啻緇
黒其服剪剔其髮而使止乎此也佛之爲心既隨
其僧俗在家出家以行其道而如是也於理豈不
大洞達此安得謂其道爲小小道耶
此欲以如楊墨而譏之夫楊墨者滯一而拘俗以之

方佛不亦甚乎
世人多效孟子抵排楊墨而譏毀於佛教者夫楊
朱墨翟泥滯於一隅而拘束於世俗今以此儗佛而
毀之無乃太過乎
世不探佛理而詳之徒謟謟然誕佛謂其說之不典
佛之見出於人遠矣焉可以己不見而方人之見
世俗譏毀佛者不探佛之理道而詳審之空謟謟
謂佛教虛誕以其所說之事爲不典常也謟謟小
人相毀之詞也佛之知見過於凡俗之人最爲邈遠
邈何可以爾自己不見之事比方他人之能見者耶

[illegible]
劫大劫無体即一念由一念劫有体長短之相自融延促[illegible]
何以故以百千大劫由本一念故大劫相攝故無体由一念故一念無体大劫
心頌註曰念劫者如量廣之時量一念之頃現一念之時全量百千大劫
吉
經游延促是以非于時分一切法皆是心故離心計度者宗
廣狹之然定其古今故知隨心轉變不定長短之經則長心經之則
為長如周穆隨於幻人雖經多年實唯一食頃身不應以長為短之時
實遇仙之甚吾今三歳尚謂食頃所能及長為短示以短為長
劫修行不務何以一主不經多劫仙人之力長經自在故如世[illegible]
入善友力緣息之間或有佛力見經不可說劫修[illegible]
宗鏡四十三　善財一生所歴多劫之行古釋云善財所因遇[illegible]

韻會苟与茍同
苟以其事遠耳目不接而謂之不然則六藝所道上
世之事今非承其傳而孰親視之此可謂誕乎

方佛不亦甚乎
世人多効孟子祇排楊墨而譏毀於佛教者夫楊

宗鏡四十云　善財一生能辯多劫之行古釋云善財既因毘目仙
人善友力瞬息之間或有佛刹見經不可說々々佛刹微塵數
劫修行不惓何乃一生不經多劫仙人之力長短自在故如世羊
質遇仙之碁斧柯爛三歳尚謂食頃既能以長為短亦能以短
為長如周穆隨於幻人雖經多年實唯瞬息故不應以長短之時
廣狹之念定其旨也故知隨心轉變不定長短心長則長心短則
短舒延促是心非干時分一切万法皆是心成離心計度皆失宗
旨
心賦註曰融念劫者如見塵之時是一念心所現此一念之時全是百千大劫
何以故以百千大劫由本一念方成大劫既相成立俱无体性由一念无体即通大
劫大劫無体即該一念由念劫无体長短之相自融然亦不壞長短之相故云塵
含法界无虧大小念包九世延促同時云々

韻會苟与若同

劫

謂佛之言多劫也誕耶世固有積月而成歳積歳而
成世又安知其積世而不成劫耶
爾謂佛言劫數長遠繁多為虛誕耶今世常有累
十二月而成一歳又累三十歳而成一世如此累
積以成歳世又何知積其世數而不成劫耶梵
語具足云劫波此謂時劫也亦智度論曰時中最
小者六十念中之一念大時名劫又日時節歳數
名為小劫是衆小劫和合為大劫廣說具如經論
苟以其事遠耳目不接而謂之不然則亦猶所道上
世之事今非承其傳而孰親視之此可謂誕乎

若謂佛家所談之事玄遠而人耳目不相承接謂非則如儒教六經所道黄帝堯舜上世之事今非承其相傳而誰親見之此亦可以爲虚誕乎

謂佛言大也誕耶世固有遊心凌空而往雖四隅上下窅然曷嘗有涯方之佛謂其世界無窮何不然乎

若以佛説世界廣大爲虚誕耶今世嘗有人宜其然遊其心想像他處或千百里之外凌虚空而去雖經四隅四隅則東南東北西南西北之四角也文欲巧故但舉四偏之方則四正自然具矣表包有十方之義也此十方雖窅然廣遠而其心所遊又何嘗有涯際較佛所謂其世界無窮無盡豈不如此耶

謂佛言化也誕耶世固有夢中而夢者方其夢時而其所遇事與身世與適夢或其同或其異莫不類之夢之中既夢又安知其死之中不有化耶

若以佛説生死變化以爲誕今世閒常有夢中而又作夢之者其作夢所睹之事若平生固不知其夢之夢也今夢之中既又作夢安復何知其死逝之中不有變化耶

佛之見既遠而其知物亦多故聖人廣其教以救多

類欲其無所適而不化也
然佛之所見其見與法界無窮如此則其所知物
類亦乃廣博繁多故聖人推廣其教法教化此多
種機宜之者如九部衆之類是也蓋欲其法無所
往處而不被其教化也
今日佛西方聖人也其法宜夷而不宜中國斯亦先
儒未之思也
儒者如文中子王通之類也通隋大業時名儒其
書稱佛爲西方之聖人謂其教法只宜化彼夷狄
不宜行於中國是亦乃先世儒者未能深思遠慮

傳習録一陽明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
而無人欲之雜云云故雖凡人而肯爲学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
可爲聖人云云只要此心純乎天理処同便同謂之聖若是力量
氣魄如何盡同得云云　後儒不明聖学不知就自已心地良知
良能上體認擴充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
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已是桀紂心地動輒要做尭舜事業如何
做得終年碌碌至於老死竟不知成就了个甚麼可哀也已

佛聖人 見于廣原教第一篇

宗鏡廿三 經稱聖人無爲而無所不爲無爲故雖動而寂無所不爲故雖寂而動雖寂而動故物莫能一雖動而寂故物莫能二物莫能二故逾動逾寂物莫能一故逾寂逾動法性如是動寂難量焉能一其寂而二其動哉故名不能名相不能相矣

宗鏡六十五 釋曰 聖人不物於物不非物於物不物於物故名相靡因者以不取諸法無法當情則名相無因得起不非物於物故妙存即眞者以不捨諸法故無法可捨則見諸法之実性湛然常住妙體恒眞此眞實甚深般若豈在即言審定隨意思量說有說無非有非無之所能及

儒典云於事無不通謂之聖孔子對魯哀公云所謂聖人者智通大道應變不窮測物之情性者也

聖人 宗鏡錄出 第二十二卷五葉 又三十六ノ廿一葉 又六十五ノ一枚

輙如此而輕議於佛

聖人者蓋大有道者之稱也豈有大有道而不得曰聖人亦安有聖人之道而所至不可行乎

聖者通也能通達天地三才之理而應變無窮乃曰聖也其於萬物之中有仁惠之心乃曰人也此聖人乃能大有彌綸天地識辨萬事之道理也今佛大有道又不啻如適所言之聖人者佛既益大又爭得不爲聖人耶凡謂聖人之道者必一切人公共之道豈有公共之道只可行於夷狄而不可行於中國耶

公共 張釋之曰法者与天下ーー

嘗以其人所出於夷而然也若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而其道相接紹行于中國可夷其人而拒其道乎況佛之所出非夷也

若以佛其人自出於夷狄而不以爲是不可行其道於中國如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者此文乃孟子離婁章云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注云諸馮負夏鳴條在東方夷服之地故云東夷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人也注云岐周畢郢地名也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畎夷在西故曰西夷人也而此舜文王豈非亦蠻夷人耶而舜文王其所行之道前後相承接而已行中國如此是亦可夷鄙舜與文王其人而拒抗其所行之道耶矧況佛所生之國乃是南閻浮提天地之正中非是邊夷之地也

或曰佛止言性性則易與中庸云矣而無用佛爲是又不然如吾佛之言性與世書一也是聖人同其性矣同者却之而異者何以處之水多得其同則深爲河海土多得其同則積爲山嶽人多得其同則廣爲道德

今之世人或言佛教俱說心性而已謂性則我儒

之周易與禮記中庸篇已言之矣不用佛之言爲
所習學也世之此說益爲不爾若吾佛之所說性
理果與汝世間之書一同如此乃是儒釋聖人通
同其性也聖人其道既相通同而輙却逆之如有
一人其道與儒異者即爾君子復以何禮數而品
別處置之此下文取水土二者以喻其同譬若水
多得其同則財積深渺成河成海也若土多得其
同則積累崔巍成山成岳也大人君子多得其同
人則乃增廣其知識才行以成其至道盛德也
嗚呼余烏能多得其同人同誠其心同齋戒其身同

逆 音 却也又不順也拂也

嗚呼 嗟歎之辭其意重而切 吁 亦咨嗟之辭其意稍輕此皆先歎息而後發語

推德于人以福吾親以資吾君之康天下也
嗚呼嗟嘆之詞也原教者自歎言我何能剰得其
同道之人同誠實其心同齋潔戒檢以修其身同
推廣其所修之德以臨被於人以福祐我之父母
以資助我之君王以康濟天下也
曰而何甚不厭邪子輩雖然盈乎天下亡不籍四民徒
張其布施報應以衣食於人亡以爲因天下亦已幸矣
又何能補其治世而致福於君親乎
而汝也如難家言汝何大不自厭足乎亦汝也汝
輩僧徒繁雜盈滿天下亡不係籍於四民虛張其布

剰 王 時正切餘也不啻也

施報應因果之說以苟取衣食於人民如此不為困敝天下民業亦已虧幸而免其過矣復何能裨補帝王治世而致福祐於君主父母乎

曰固哉居吾語汝汝亦知先生之門論德義而不計工力邪

此解難家之詞云汝何愚鄙固陋而不知德義居猶且住也聽吾諭語於汝汝嘗亦稍知學者須教授於先生之門乎論傳授道義為功不可計校乎夫勤勞之力為資耶

夫先王之制民也恐世敝民混而易亂遂為之防故

衣食待人之餘

四其民使各屬其屬豈謂禁民不得以利而與人為惠

先王如周文王之例嘗設制度以制置於民者此蓋恐後世衰敝民相混淆而易致暴亂遂為此制度以防護之故分布編戸以為四類之民令其各各係屬其所屬然文王如此豈是專為禁制民人不得以財利而與人為施惠耶

若今佛者默則誠語則善所至則以其道勸人舍惡而趨善其一衣食待人之餘非黷也者不能然自其人之罪豈佛之法謬乎

若適今為彿之徒屬者其默則內守真實之道語

則外示勝善之言其所到之處則以其所脩之道
勸誘衆人令捨惡務善而趣向爲善其所資身一衣
一食蓋亦俟待人之有餘者乃受之非爲黷亂也
苟若不能如此以道自脩以德化人乃自是其人
濫預僧寶也豈是佛之本教所設其法之謬僞邪
孟子曰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
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
爲仁義者哉儒豈不然邪
此文孟子滕文公章云爾其意謂於今若有人能
入則孝敬其父母出則悌順其兄弟又能奉守先

世聖王之道以待後來之學者此當享衣食於子
輩學者而子輩何以尊奉梓匠造輪輿者而却又
輕今我傳授爲仁義上德之士也彼注者其義不
足此不取之今校汝儒者豈不如此亦尊養其以
道義而教訓爲人者耶
堯舜已前其民未四當此其人豈盡農且工未聞其
食用之亦不足
堯舜二帝已前固未有四民當此之時而天下之
人豈是盡爲士農與工商亦未嘗聞其衣食器用
有所不足也

周平之世井田之制尚舉而民已匱且斂及秦廢王制而天下益擾當是時也佛老皆未之作豈亦二教加於四民而爲癘然邪人生於天地之間其食用恐素有分乎亦爲世之憂太過爲人之計太約

周平王既周幽王之太子宜臼也幽王死遂立爲平王平王東遷雒邑以避戎寇其時周室衰微諸侯强政由方伯井田什一與四民之制雖存而其時天下之民食用已匱之且衰敝也洎乎秦獻公之子孝公治秦驅諸侯畢秦遂用衛鞅行其變法之令廢置王制而其天下愈更擾亂當此之時佛法等皆未興起於中國如此豈亦是佛老之教增加於四民之制而爲其疾癘耶夫人之所生於天地之間其衣食器用恐慮其本來各有其賦分乎疑掊難者而言汝亦爲世憂慮其事太甚過慮爲衆人之計校太甚儉約也

報應者儒言休證咎證積善有慶積惡有殃亦已明矣（陽韵羊切賀也福也　易必有餘慶）

此尚書洪範庶證第八疇云曰休徵正義云言美行致以時之驗何者是也曰人君行敬則雨以時而順之曰人君政治則暘以時而順之曰人君昭晢則燠以時而順之曰人君謀當則寒以時而順之

鐔津集六存心篇　休徵者所以應其善政之所感也　咎徵者所以應其惡政之所感也

梓嚴疏云星辰日月吉者名休凶者名咎

同疏云休徵者休美也休祥將至而有此徵由他美行之所招也

休　玉篇音煦　白雪句　于切美也

謨　謀也

全統云咎徵謂悪也徵應驗也悪行以招將有災異先有此應如君不在衆星荒儉之徵鸛鵲水災鶴舞多旱其類非一

曰人君通聖則風以時而順之咎徵正義云言是行
致備極之驗何者是也曰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
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曰君行逸豫則常燠順
之曰君行急躁則常寒順之曰君行蒙暗則常風
順之積善積惡此周易坤卦文言云爾正義云欲
明初六其惡有漸故先明其所行善惡事由久而
積漸故致後之吉凶此是以見儒家亦有果報應
効之言巳甚分明矣
若布施之云者佛以其人欲有所施恵必出於善心
心之果善去乎休證則可不應之孰為虚張邪夫舍

僭差也侵也亂也豫逸也安也悦樂也

恵誠人情之難能也斯者能其難能其為善也不亦
至乎　布施之説者是佛以世人欲有損捨施恵
必須由其善心也若其布施之心果然至善此方
其休證所應効之者而孰謂吾教虚張其布施之
説耶大凡有所損捨施恵實是人情難為其能也
此若有人能其難能之行果然恵施其為善事也
不亦至極耶
語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蓋言雖聖人難之
亦愁其未能為也

此引論語雍也第六子貢問孔子曰設如人君能
廣博施恵於民而能賑濟民於患難者此德行何
如可以謂之仁人之君乎孔子荅言君能博施濟
衆何止事於仁謂不啻於仁必也爲聖人然行此
事甚難堯舜至聖者尚猶患之以爲難能也此蓋言
雖仲尼聖人尚以爲難慮其所問弟子未能爲其
博施濟衆也

佛必以是而勸之者意亦釋人貪悋而廓其善心耳
世宜視其與之爲施者公私如何哉不當傲其所以
爲施也

吾佛必然以是布施而勸導世俗之者其意亦欲
解釋人貪婪慳悋而開廓其爲善之心耳猶智度
論曰菩薩知布施爲善慳心爲不善能墮餓鬼貧
窮中世人宜觀其徒勸之爲布施者或公或私
其如何哉不當輕傲佛之元本教之爲布施之法也

禮將有事於天地鬼神雖一日祭必數日齋蓋欲人
誠其心而潔其身也所以祈必有福于世今佛者其
爲心則長誠齋戒則終其身此其修齋戒之數且福
亦至矣豈盡無所資乎

世法凡欲有事於郊天祀地及祠禱鬼神者雖一

日行禮必先數日致齋此蓋欲誠其致敬之心而
潔清其身所以取必然有福於世今爲佛之徒膚
者其爲修戒則長誠實而無妄齋潔戒檢則終其
身世比世之人欲祀天地而但齋戒數日者而其
福抑亦極矣豈況僧徒終身齋戒而盡無福祐以
資報君主父母之恩乎
且男有室女有家全其髮膚以奉父母之遺體人倫
之道也而子輩反此自爲其修超然欲高天下然修
之又幾何哉混然何足辨之
或難家云大凡爲人男必有妻室女必有夫家人

人完全其髮膚以奉其父母所生之遺體如此之
事蓋人倫之常道也而汝僧輩反背於此而自爲
其修持欲超然自恃高尚於天下然而汝輩如此
能修之者又幾多人哉今天下爾輩混雜紛然何
足分辨
曰爲佛者齋戒修心義利不取雖名亦忘至之遂通
於神明其爲德也抑亦至矣推其道於人則無物不
欲善之其爲道也抑亦大矣以道報恩何恩不報以
德嗣德何德不嗣已雖不娶而以其德資父母形雖
外毀而以其道濟乎親

為彿徒䖏之者持齋守戒修理其心雖於義可得之利猶亦不取雖有為善之名譽而亦乃忘之以此修潔而至其道者遂常通貫於天地神明此其所為徳也抑亦臻矣推其所修之道而施於人則幽冥人畜無一物不欲以善加之此其為道也抑亦廣大矣若以其所行廣大之道報此君親之恩亦何恩不可報也以此殊勝之徳紹其君親之徳而何徳不可繼也已雖身不婚娶盡以其所修道徳而資延其父母之壽命也其形骸雖外隳毀而以其所行廣大之道以資濟於君親

通載曰大王亶父（一曰古公）生三子太伯虞仲季歷　季歷文王父也初國于豳古公遷于岐伯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奔荊蠻果立歷以傳昌　世古今記世紀有異于史記

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臣弒君

……天下宗周……人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亦未聞其有繼嗣之者而孔子於論語則稱為古

○尚直編云曰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僧之去髮毀形絶其所嗣亦悖吾儒乎○曰孔孟取之仁義不特取之以跡泰伯遜國而之荊蠻斷髮文身孔子稱其至德未嘗言其不孝伯夷不娶而之首陽孟子稱其聖之清者未嘗言其不孝吾徒為法忘身而取大義也可以報四恩度生死可以弘善道開未学豈不資於大化乎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以跡言之則伊尹滅身有余之罪理不可也以義言之則致太甲密邇先王陵墓而生善心令自悟也及其既悟奉帰于亳諸侯帰之以垂万世無疆之休也如此巧設方便匡成厥德始知伊尹巧烈其大矣哉至於微子佯狂比干割腹預譲呑炭介子焚身経史称其仁義未聞言其不孝是故取之以義可也取之以跡未可也孟子曰子莫執中執中無権猶執一也斯言善矣

○盡心上十枚右注二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

泰伯 伯夷

文王没而武王伐紂時載西伯木主以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同西伯帰養老去遂往帰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号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

泰伯豈不斷形邪而聖人德之伯夷叔齊豈不不娶長往於山林乎而聖人賢之孟子則推之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不聞以斷形不娶而少之子獨譏吾徒耶史記云呉太伯始雖以讓國避於季歴奔荊蠻文身斷髮示其不可用而孔子於論語則嘗称其有至德焉民無得名焉史記又云伯夷叔齊孤竹國君之二子父卒當嗣位二人相讓皆逃去及周武王伐紂二人叩馬諫之而不入天下宗周二人恥之義不食周粟隠於首陽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亦未聞其有継嗣之者而孔子於論語則称為古

叩偕頻繁哀求之意也

成王乃誅武庚以作亂周公誅武庚殺管叔放蔡

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之賢人也孟子萬章章則稱伯夷是聖人之清潔者也不聞孔孟聖賢以太伯伯夷之賢人以譏毀其形改不娶室家絕後嗣而輕於人子難者何獨過咎吾僧之徒而不顧太伯伯夷之事也

夫世之不軌道久矣雖賢父兄如堯舜周公尚不能必制其子弟今去佛世愈遠教亦將季烏得無邪人寄我以偷安雖法雖如之何大林中固有不材之木太畝中固有不實之苗烏可也不可以久廢道世之人不尊範聖人之道而行其來已久矣雖有聖賢之德爲人父爲人兄如唐堯虞舜周公旦諸

玉云軌範法也

謙十若衆善之基微者衆惡之興也只是無欲而已無欲自然
有所微也古先聖人許多説也只是一無欲而已胸中一切不可
然之理精々明々無纖介滓累只是一常要體認以人心本是天
不消説只一微字便[illegible]主諸微不信故象古未[illegible]
微[illegible]不[illegible]父而微以不為而友而微以不微以不為[illegible]而
矣三先生曰人生大病只是一微字[illegible]以不得已
矣三然分言一分亦未除盡了文主只善之又微不得[illegible]而已
下曰合然有其二善者須文主佐之時又主若在政者不致此
曰在直主自合以曰使文主如何曰文主在時天
陽明傳習録一云問孔子謂[illegible]主未盡善恐亦有不滿意主

孟五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
天与賢則与賢天与子則与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
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
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
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註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也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
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
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註　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
其実則一而已

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之賢人也孟子萬章章則稱伯夷是聖人之清潔
者也不聞孔孟聖賢以夫伯伯夷古賢人以隨聖

陽明傳習録一云問孔子謂武王未盡善恐亦有不滿意先生
曰在武王自合如此曰使文王未没畢竟如何曰文王在時天
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時文王若在或者不致興
兵必然這一分亦來歸了文王只善處紂使不得縱惡而已
矣三　先生曰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為子而傲必不孝為臣而
傲必不忠為父而傲必不慈為友而傲必不信故象与朱丹倶
不肖亦只一傲字便結果了此生諸君常要體此人心本是天
然之理精々明々無纖介染著只是一無我而已胸中切不可
有有即傲也古先聖人許多好處也只是無我而已無我自能
謙々者衆善之基傲者衆惡之魁

書經益稷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敖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猶不能必然制訓其子弟之不肖其子之不肖者
即堯之子丹朱舜之子商均也丹朱商均皆不得
嗣其父践天子位及夏禹為天子乃有彊土謂以
唐封堯之子以虞封舜之子以奉其先祀以客禮
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此見史記堯舜之
本紀云爾其弟者如周公之弟蔡叔度也武王已
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鮮叔於管封
叔度於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禄父治殷遺民武王
既崩成王少周公專王室二叔疑周公之不利於
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誅武庚殺管叔放蔡

叔遷之此見史記管蔡世家云爾適今相去釋迦文佛之世轉遠其遺教亦已季末又何得無邪妄之人寄身於我教者偷以安其生雖戒律欲之奈何譬如廣大山林之中亦有不材之木廣大田畝之中亦嘗有不結實之苗稼治世者但以法正直其偷安邪人可矣豈可便以其非僧之人而欲毀廢佛道也

曰而言之教若詳誠可尚也然則三教之說皆張於方今較之孰為優乎

或問云汝所說汝之教道亦詳審適可以尊尚

然佛道儒三教其所傳說之道皆施張於當今之世若校量此三者孰為優矣

曰叟愚也若三者皆聖人之教小子何敢輙議然佛吾道也儒亦竊嘗聞之若老氏則未頗存意不已而言之三教也亦猶同水以涉而厲揭有深淺儒者聖人之治世者也佛者聖人之治出世者也

此解答問者而自稱叟也顏師古注漢書幽通賦云叟老人稱也或云草野老父之稱今取草野老父之謂也余草野之叟豈知其三教優劣若必論此三者之法亦皆是聖人之所為教也我叟小子

深則厲浅則揭
語注云識孔子
人不知己而不止
不能適浅深之
宜
揭 去例切 … 褰裳渡水由膝以下曰…

胡敢專輒而輕議然而佛是我之本道也儒教亦
忝竊嘗聞之于先生如老聃氏之道則未甚留
意而學令若不得已爲爾間者而言此之于教亦
如同渉一水而隨其淺深厲揭而過也厲揭者論
語憲問云爾正義曰深則厲淺則揭者此衞風匏
有苦葉之詩以衣渉水爲厲揭揭衣也荷蕢者引
之欲令孔子隨世以行已若過水深則當厲淺則
當揭又孫炎云揭褰裳也衣渉濡褌也儒教者若
篤論之則是聖人治理世間之法也佛教者蓋是
聖人訓人修治出世間之法也

卷之終

夾註輔教編勸書要義第二

住杭州佛日山嗣祖明教大師　契嵩　編并註

勸書

勸者勉也助也教也潛子適以其人頗黨學自蔽
不信佛法沮毀過當乃發意建言勉之欲廻其心
其年德優於我者雖稍知佛爲可向而其識未深
吾助之使其必至其年與學微於吾者漫漶不知
佛之旨趣而妄生排毀吾則發明教導之書者如
也舒也謂寫言如意以舒展乎勸善護法之志也
凡自筆書雖百氏六典總曰書也及其必題意別

黨 輩也 朋也 徧也 庇也 漫漶 自會不合則見又難測 貞

名各表其事則吾之書命曰勸書耳書有三篇此
篇當其第七第次也一數之始也
叙曰余五書出未逾月客有踵吾門而謂曰僕粗聞
太道適覩若廣原教可謂渉道之深矣勸書者蓋其
警世之漸也
叙曰乃其序云我五書原教等出傳未經一月有
賔客者至我門言曰僕客自早稱也粗略聞佛之
太道爲嘗見若之廣原教猶汝也可謂聞渉道
理之深奥勸書者蓋是驚悟世人之漸次者也
大凢學者必先淺而後深欲其不煩而易就也

大凢學道之者必先從其淺漸而後至其深奥也
欲其所學不煩勞而暢成就其業也
若今先廣教而後勸書僕不識其何謂也曰此吾無
他義例第以原教廣教相因而作故以其相次而列
之耳 客謂汝今先以廣原教在前而後列勸書
之者僕不曉識其意如何也答云我別無他之體
例也但只以原教廣教二書相因由而作之用其
次第而排列之也
客曰僕固欲公擢勸書於前排廣教於後使夫觀之
者先後有序沿淺而及奥不亦善乎

客復曰僕今欲以公稱作書者爲公請推擢觀書列
於廣教之前復却布廣教於觀書之後使夫後世
之觀覽者前後有其序沿尋其淺漸然後至其深
奥豈不爲之善乎

余然之矣而客又請之曰若五書雖各有其目也未
若統而名之俾其流百世而不相離不亦益善乎
我善其客之言是之也其客又請曰云汝五書雖
然各有名目未若總一而名之使其流傳於後世
而不相離散豈不更善也

余從而謝其客曰今夫搢紳先生厭吾道者殷矣而
予獨好以助之子可謂篤道而公於爲善矣
我從客所請因而謝其客曰方今天下搢紳先生
搢謂插笏紳謂大帶即插笏於大帶革帶之間也先
生謂先於後來士大夫而生者或作薦紳者義同
也而此等之人厭嫉吾聖人之道者多矣殺亦多
也而汝獨能喜吾佛道微妙以贊助之子可以言
敦篤於大道而公正於爲善者矣
即爲其命之云移易乎二説增爲三帙總五書而名之
曰輔教編

使允從其請乃命工匠者移易原教
廣教二千書復同五書列爲三冊總而名之曰輔教

允亦雖誠也肯也

師古曰子者人之嘉稱又成德謂之君子禮記語君子有爵有德者之通稱

或曰文中多假作他人之言而答以己意

編輔教編解見於前也

潛子為勸書　潛子乃為書者自號也勸書乃勉勸世人信向吾佛大道也

或曰何以勸乎曰勸夫君子者自信其心然後事其名為然也　或有問者云今所作之書所以勸為何事也答曰今作此書所以勸於世間君子之人使自信自知其已然後務事儒者之名教也

古之聖人有曰佛者先得乎人心之至正者乃欲推此與天下同之而天下學者反不能自信其心之然遂毅然相與排佛之說以務其名吾嘗為其非之

齊性論云清淨有二一自性清淨二離垢清淨

剛毅語注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王肅曰剛無欲毅果敢

往古之世有嚴聖之人稱為佛者佛乃覺義也今所謂釋迦文佛提也此佛預證得乎一切衆生一心覺源清淨之理清淨即眞正之種智也特欲推此所得者與天下一切人同證此理然佛以其道化度遍法界衆生言天下者且順此方而云耳今天下儒學之人翻不能自信其心本自靈通清淨如此遂剛毅而然交相同與排毀佛所說其心之理道以事務乎虛名吾嘗為此輩而悲愍之

夫人生名孰誠於心今忽其誠說而徇乎區區之名惑亦甚矣

夫發語詞也人之平生心神與名稱

誰爲其親的今其毀者乃自輕忽其心而復從區
區之名區區小兒不亦過劇乎
夫心也者聖人道義之本也名也者聖人勸善之權也
務其權而其本不審其爲善果善乎其爲道義果義乎
心也者謂佛與衆生本覺之靈源也具一切諸法
備一切功德即爲三教聖人所並道與義之根本
也名也者謂儒教所尚之名也此名乃是聖人勸
天下人爲善之權術也今儒者事務其權而其心
源真本不能而自詳體如此則其所爲善果得成
其善乎其所爲道義者果然得爲義乎

道理

今學者以適義爲理以行義爲道此但外事中節之
道理也未預乎聖人之大道也大理也
今儒學之者以適順事義爲理推行事義爲道如
此但是人倫所行外事中當其節制之道理也未
可顛乎佛聖人出世廣大之道理也
夫大理也者固常道之主也凡物不自其主而爲爲
之果當乎　謂此大理者本始二覺之道也如此
大理者故是世間常用之道之主宰也大凡萬事
若不從其主宰而與作之豈能果然得其正當乎
漢人有號牟子者嘗著書以諭佛道曰道之爲物也

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則充乎天地 後漢之末有人姓牟者其名字則未詳嘗著書自號牟子其意唯以發明我佛之道謂道之所爲事物若在其家者則可以奉事其父母也若主宰國家之政事者則可以治化於民又若獨立其誠不預於政事者則可以自修其身若履踐行之而不休則證其道妙此之道妙且就目接近事而言之可以充塞乎天地之間耳

此蓋言乎世道者資佛道而爲其根本者也

牟子蓋說乎世間所行之道其必資藉佛道以爲其根本也

君子治世之書頗嘗知其心之然乎知之而苟排之是乃自欺其心也然此不直人心之然也天地之心亦然鬼神異類之心皆然而天地鬼神益不可以此而欺之也 世之爲君子之人修習世之書籍甚曾知省其心自爲汝道義之本如此耶汝若知之而強排毀佛之道是乃自謾昧其已靈也然如此之心神不唯人之類獨得之耳天地之心靈如是鬼神萬物之類其心亦皆如此也而天地鬼神之靈愈不可以此自得道義之根本者而欺昧之也

實當作貫

然此雖賾見乎百家之書而百家者未始盡之佛迺
窮深極微以究乎死生之變以通乎神明之往來乃
至於大妙　此之心理雖大槩現乎百家衆部之
書而爲百家之宗者亦未嘗甚能盡極之唯佛獨
能窮盡其深奥極到其幽微又能以此究竟乎死
生輪廻之變化而通貫乎神明精魄爲人爲畜交
相往來諸趣乃至超到乎佛妙覺大妙之際先死
次生其意已見於原教矣
故世俗以其法事於天地而天地應之以其書要於
鬼神而鬼神順之至乎四海之人以其説而舍惡從

斐妃尾切説文分別文也又文章貌論語斐然成章分別之也

善者不待爵賞之勸斐然趨以自化此無它也蓋推
其大誠與天地萬物同而天人鬼神自然相感而然也
以佛始止所能之故致得今世間之俗資佛教法
奉事天地神祇而天地亦從人心所求而應之以
其所爲之經典要名酬酢於幽冥鬼神而鬼神亦
以福祚而順人心之所禱也以至周遍乎四向海
瀆之濱其人以佛經所説罪福報應而皆棄背其
惡而從向其善嘗不俟國家爵賞之勸奬斐然相
向趨慕而各自化之此無別道理使然蓋由佛大
聖人推一大乘誠實之道與天地神祇鬼神萬類

四向、四方義也

渾同一體而天地人神遂能自然相交感而致如
上之應効也
曰此吾知之矣姑從吾名教乃爾也
世之君子或言此道我已知之矣我今且從順吾
孔子所立名教乃然也
曰夫欲其名勸之但誠於爲善則爲聖人之徒固已
至矣何必資斥佛乃賢邪
勸書答或者曰夫爾世之君子欲依汝教以名而
相獨勸者汝但只以心誠實習於爲善則爾諸君
爲孔子聖人之徒已可爲君子德義之極也何須

資藉斥毀佛教乃爲賢能乎
今有人眠爲善物於此爲之既事及寤則夢其所爲
宛然當爾則其人以名夢乎以魂夢邪是必以魂而
夢之也如此則善惡常與心相親奈何徒以名夸世
俗而不顧其心愧君子自重輕果如何哉
此取喻也如有一人日日爲善事於此處其所爲
既專既切及至其寢臥則夢其所爲之事宛然如
日間所作然當此則其能夢之人以名爲夢以魂
魂爲夢信知此人決以其己之心魂而自爲其夢
也校量能夢人如此則世人凡爲善惡之事只常

宛然猶依然

於其心為相親謂子諸君子奈何甘隨以浮名而
夸詫於世俗而不肯返顧自己之心臯嵬魄雖紺
分之其在識想即正心子諸君徇名昧心其自
謂重與輕果如之何
昔韓子以佛法獨盛惡時俗奉之不以其方雖以書
抑之至其道本而韓亦頗推之
韓子即唐吏部侍郎韓愈也其作原道之書譏擯
佛教者蓋嫌時世之俗奉佛教不以方法而趨尊
之雖作原道之書如此然於佛法道妙之本韓亦
甚推揚之

繆 莫彪切說文枲之十絜也詩綢〻牖戶又赤壁賦山川相〻又眉救切戾也廣韻紕〻曰名与實爽曰〻

澹泊 韻會〻〻靜也選揚雄賦人君以〻〻為本

故其送高閑序曰今閑師浮圖氏一死生解外繆是
其心必泊然無於所起其於世必澹然無於所嗜
以是之故韓子作送高閑上人序高閑唐僧也善
草書乃云高閑是佛圖氏之徒梵語佛圖亦云佛
陁今曰浮屠語訛故爾能見其道理生猶死也在
理為一能解釋其外境之紛繆是其心必澹泊然
其於世間之境必無所嗜好也
稱乎大顛則曰頗聰明識道理又曰實能外形骸以
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韓氏之心於佛亦有所善乎
而大顛禪書亦謂韓子嘗相問其法此必然也

此文乃韓子作書與孟簡尚書稱讃大顛禪師謂其聰明而達識至道之理能外遺形骸而以佛法至理自善不爲外境事法侵入而惑亂而韓子之内心於佛法亦有美善其事而禪家之書如祖堂集之類亦云韓嘗問法於大顛如此即必是也非祖堂集妄書

逮其爲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乃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又曰其居喪有過人行又曰撥爲行狀託立言君子圖其不朽焉是豈盡非乎爲佛之事者耶

及韓吏部作贈絳州刺史馬彙之行狀彙即唐司徒馬燧之長子也故云司徒公薨逝之時居喪亦曽刺血寫佛經數千言以期望酬報父之恩德又言彙在父之喪刺血書經有過人之行又云提撥此等之事作其行狀欲立言文章君子爲撰彙碑銘以圖傳之不朽也韓言既如此豈是盡非毀爲佛法之事者耶

韓子賢人也臨事制變當自有權道

韓子聖賢之人或排佛法或讃佛法如此抑揚必自有或權或正之道

讓字書云
責也

方其讓老氏則曰其見小也坐井觀天曰天小者非
天罪也　當韓子作原道之時詬讓老耼不合小
仁義之說謂老子所見譬如人坐井而觀於天云
天卑小蓋其人自小非天之過也
又曰聖人無常師萇弘師襄老耼郯子之徒其賢不及
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亦謂孔子而師老耼也
韓作師說謂聖人無常師如仲尼者未始常定而
師範於人也所師之者唯道是從不執其人品之
高下也故引左氏傳孔子以樂師於萇弘師襄郯
子引曾子問史記老子傳孔子以禮問於老耼之

唐李商隠賛佛偈云吾儒之師曰魯仲尼仲尼師耼龍吾不知耼師竺
乾善入無為稽首大覚吾師師師

○非韓第一云々　儒有附韓子者曰孔子但学禮於老耼氏耳非学其
道也曰不然禮亦道也樂記曰大禮与天地同節又曰中正無邪禮
之質也礼運曰礼必本於太一夫中正太一禮々質本也儀制上下礼
々文末也苟聖人但学文末而不究乎質本何為聖人邪唯聖人
固能文質本末備知而審挙之也
△禮運疏云太一者是天地混沌未
分之元氣也極大曰太未分曰一

子老子謂孔子云吾所以告子者是而已孔子去
謂弟子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乗風雲而上天吾

讓字書云 責也

方其讓老氏則曰其見小也坐井觀天曰天小者非
天罪也 當韓子作原道之時譏讓老耼不知合小

事其賢不及孔子引論語述而篇孔子曰三人行
本無賢愚但擇善從之不善改之必得我師故無
常師也以韓如此之云乃是孔子果師於老耼也
與夫曾子問司馬遷所謂孔子問禮於老耼類也
韓子如此之言正與禮記曾子問稱孔子云吾聞
諸老耼曰者自天子崩國君薨至其篇末吾聞諸
老耼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者凡四端是也
及司馬遷史記老子傳云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
子老子謂孔子云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
謂弟子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

子厚之神奇而丕疑韓子何嘗滕於一端而不周遍耶
凡爲儒道之者不相習尚言乎死生鬼神之事論

[illegible]

今日之見老子其猶龍耶此是也其言相似也
然老子固薄禮者也豈專言禮乎是亦在其道也驗
太史公之書則孔子聞道於老子詳矣
然考老子之書如其德經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
之首此乃老子本自忽薄於禮豈是老子全以禮
教於人邪驗孔子所問老子乃是學問老子之道
非只學其禮也復較驗太史公之書所言則益知
孔子問道於老聃詳審乎
昔孟氏力擯失為楊墨者而韓子則與墨曰孔子必
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家語觀周篇云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 韓文註云 敬叔与俱至周問禮於老聃

孔子年二十六適周問禮於老聃々年已七十九

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游天竺善入泥洹 ● 符子云老子之師名釋迦文 出翻譯五 五十七板

今日之見老子其猶龍耶此是也其言相似也
然老子固薄禮者也豈専言禮乎是亦在其道也驗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横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〻〻〻言不帰楊則帰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无父无君是禽獸也
註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无君墨子愛无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无父无父无君則人道滅絶是亦禽獸而已
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

昔時孟子滕文公上章排爲神農者許行墨者夷
之與其下章云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擯楊
墨則云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
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
無君無父是禽獸也今韓子作讀墨即稱與墨子
云欲行孔子之道必資用墨子之道行墨子之道
必資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子墨子者也
儒者不尚說乎死生鬼神之事而韓子原鬼稱羅池柳
子厚之神奇而不疑韓子何嘗膠於一端而不自通耶
凡爲儒道之者不相習尚言乎死生鬼神之事論

誕廣也欺也徐曰妄為大言也

語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怪力亂神子所不道儒之法既如此今韓子作原鬼稱說鬼神之道又作柳州羅池廟碑謂柳子厚死而為神降神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之曰館我於羅池是稱其神怪而曾不疑誕若此韓子又何嘗膠固於儒書未知生死之一端之說而不能自通達耶

韓謂聖賢也豈其是非不定而言之反覆蓋譽在其心抑之揚之或時而然也

世謂韓子為聖賢人也既是聖賢豈其是之非之不當而言有反有覆今韓子如此之詐也或抑或揚蓋其鑒識自在其心內故有此一時論難佛教之說也

後世當求韓之心不必隨其語也

後世之儒者欲學於韓當求探韓子存心不須徂循隨其空語也

曰吾於吾儒之書見其心求之矣及覩李氏復性之說益自發明無取於佛也

或謂於我儒家之書見乎人之所稟心性求之矣洎覩李氏即唐李翺尚書所著復性書所說更自發明曉辯於性故無取於汝佛之所說也

曰止渇不必東井而飲充飢不必擇庖而食得子審
其必爲善不亂可也豈抑人必從於我不然也
大凡止人渇之不須揀其井而飲充其飢歟不必
擇其庖厨而食此喩爾君子但得自審其心理而
爲善事不自惑亂可已也今吾豈須抑屈汝諸衆
人必須就於吾教而達於性命之道此事不爾也
然他書雖見乎性命之説大較恐亦有所未盡者也
他家百氏之書雖稍發見夫性命道理之大槩恐
其亦有所未能盡其淵奥者也
吾視本朝所撰高僧傳謂李習之嘗問法於道人惟

韻府云漢作昆明池得黒灰東方朔云可問西域道人道人佛之徒也

道人

儼及取李之書詳之其徴旨誠若得於佛經但其文
字與援引爲異耳
吾觀本國宋朝其命僧録賛寧所撰高僧傳於惟
儼禪師傳中言李翺字習之嘗問禪法於道人惟
儼大論曰得道者名道人餘出家未得道因得道
者亦爲道人故謂儼師等爲道人也洎其取李翺
復性書詳看果見其徴旨實得之於佛經所説之
理但翺之所作文章與其援引經書與佛語不同耳
然佛亦稍資諸君之發明乎
此謂李翺既取佛經徴旨爲書而佛之道亦在李

之書矣諸君子既因讀李子之書得知於道如此則是佛亦稍有資助諸君子之所發明耶

曰雖然子盍盡孟子之道與曰於此吾且欲諸君易聽耳遽盡吾道恐世譊吾言而益不信也忽已幸視吾書曰廣原教者可詳也

世之君子或謂爲勸書者曰子言雖如此矣何不盡示子之道於我乎爲勸書者謂客曰今此吾且欲諸子易曉吾所言我之教道故且示淡此之勸書耳若忽然盡推於吾道恐世俗之不曉其深旨而惟誕我說轉不信之也不得已爾諸君子幸宜

教化

觀吾別著書名曰廣原教者可盡詳究吾之道也

○勸書第二篇

天下之教化者善而已矣佛之法非善乎而諸君必排之是必以其與己教不同而然也

天下所行儒道釋三聖人之法或教或化教謂以言而教訓之化謂使其感德而自化之教化義備見原教解内凡其教化但欲彼人爲善耳今吾佛之教法豈不是以善而化人諸君子何苦苦排擯之是必以與諸君己之儒教不相同而爾耶

此豈非君子所謂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

善謂之矜吾欲諸君爲公而不爲矜也語曰多聞擇
其善者而從之又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
也義之與比

集註 比從也

豈非莊子南華真經雜篇漁父文漁父謂事有四
患者其第四患言其人同於己也則可之苟不同
於己彼雖是善事亦不善此謂矜夸也今吾爲勸
書且要欲諸君子爲公道而不發爲其矜持取又
引論語述而文謂人若多聞擇善者而從之多見擇
善而從之能如此者比天生知之可以爲次也此
戒人不可爲穿鑿又引里仁文謂君子於天下之

揩白云 矜持 飾皃

集註 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

人無擇其疎厚與窮薄者但有義者則與之相親
也適厚也莫薄也比親也
聖人抑亦酌其善而取之何嘗以與己不同而棄人
之善也　孔子聖人亦乃斟酌其善者而採取之
何嘗以與己不同而便毀棄人之善也
自三代其政既衰而世俗之惡滋甚禮義壞不暇獨
治佛之法乃播於諸夏遂與儒並驅而世亦翕然化
之其遷善遠罪者有矣其自得以正乎性命者有矣
而民至于今賴之
從夏商周三代已來而世之
風俗弊惡滋添極甚儒一教禮義將不皇獨治其

世而佛之法乃流播諸夏大國遂同儒教相並而勸化其時世亦翕然興起而從佛之化其人遷就善道遠其過惡者有之其自於佛經或於善知識所得以正乎法性慧命者有矣而其人民自後漢至于今世其依賴之而爲善也

故吾謂三教者乃相資而善世也但在冥數自然人不可得而輒見以理而陰校之無不然也佛之法爲益於天下抑亦至矣

吾嘗書者自言三家聖人之教者乃相資籍而勸善於世耳此但是因緣冥數自相交感人不可得卓轢而見今以因緣之理陰默而討校之無不如此也既爾則佛所垂之教法有益於天下之人抑亦臻至矣今曰佛爲害於中國斯言甚矣君子何未之思也

今有人爲文曰佛作害於中國如此之言其亦過甚矣其爲文之君子何未加其深思遠慮乃輕發其言如此也

大凡害事無大小者不誅於人必誅於天鮮得久存於世者也今佛法入中國垂千年果害則天人安能久容之如此也若其三廢於中國而三益起之是亦可疑其必有大合乎天人者也

三武

大凡爲禍害之事無其大者小者不爲人之誅滅
必爲天之誅滅也其害事雖少得久在於世今佛
法流入中國僅乎千歳若果然爲害則天意與人
心何能久相容之如此也若其三廢於中國謂遭
魏太武周武邕唐武宗三天子之沙汰毀滅也此三
難之後轉更興起如是諸君亦可以疑其法大有
契合乎天人之心者也
君子謂其廢天常而不近人之情惡之然其遺情當絶
有陰德乎君親者也而其意甚遠不可遽說且以天
道而與子質其之父子夫婦固天常也今佛導以割常

反　且

情而務其修潔者益反常而合道也夫太道亦恐其
有所至於常情耳不然則天厭之久矣
世之君子以吾屬捨家慕道謂其廢父子夫婦天
常者爲不近人情而厭惡之然其遺外其常情當
別有陰德資益其或君或親者而其意甚遠若其
出家之冥功德勝具詳諸經不可遽忽而說今且
以天常之道與諸君子而質其正之夫婦父子固是
天然之常道也今佛以引導乎世人捨割其父子
夫婦之常情而事務其戒定慧修治潔靜之者益
欲反其常情而合於太道者也此佛之太道諸君

亦可以疑其更有勝妙之理過於人之常情者耶
若其不如此也天道必厭廢之久矣
昔古之聖賢之人從事於佛而相贊之者繁乎此不
可悉數姑以唐而明其大略　若前古之聖人賢
人相從而事奉於佛教而贊助之者此繁多不可
盡數宜以唐朝奉佛之者發明其大槩耳
夫爲天下而至於王道者孰與太宗當玄奘出其衆
經而太宗父子文之曰大唐聖教序相天下而最賢
者孰爲房杜姚宋耶若房梁公玄齡則相與玄奘譯
經杜萊公如晦則以法尊於京兆玄琬遂其垂薨乃
命玄琬爲其世世之師宋丞相璟則以佛法師於曇一
裴晉公勳業於唐爲高丞相崔群德重當時天下服
其爲人而天下孰賢於于公頔裴則執弟子禮於徑山
法欽崔則師於道人如會惟儼抱大節忠於國家天
下死而不變者孰與顏魯公魯公嘗以戒稱弟子於
湖州慧明問道於江西嚴峻純孝而清正孰與於魯
山元紫芝紫芝以母喪則刺血寫佛之經像自太宗
逮乎元德秀者皆其君臣之甚聖賢者也借使佛之
法不正而善惑亦烏能必惑乎如此之聖賢耶
夫爲治於天下而臻於三王之道者誰如唐太宗

當玄奘自西域還譯出衆經太宗與其序高宗皆
爲之賛述之今藏中凡有玄奘所譯之經經端所
列曰大唐聖教序者是也宰輔於天下而甚賢者
誰如房杜姚宋之四人耶續高僧傳玄奘三藏本
傳云房梁公玄齡奉詔與奘翻譯其自西域賚歸
梵夾續僧傳京兆玄琬法師本傳云杜萊公如晦
師於琬及其將薨乃請琬公爲其當來世世之師
大宋高僧傳曇一律師本傳云唐丞相文正公宋
璟以佛法師問於沙門曇一裴晉公度勳庸德業
在於唐朝而最爲高冠宰相崔羣德業莊重當

唐之時天下之人服其爲人至今天下之人孰能
賢如裴崔二公大宋僧傳徑山法欽本傳云裴晉
公以法師問於欽欽即國一禪師也大宋僧傳東
寺如會藥山惟儼二人本傳云丞相崔羣各以禪
法師問於會儼抱負爲官之大節忠義於國家天
下至死而不變敗者誰似顏魯公大宋僧傳湖州
慧明律師本傳云魯公受戒法於明江西嚴峻禪
師本傳云魯公師問禪道於峻純孝於親清正節
行誰似於魯山令元德秀德秀字紫芝劉昫舊唐
書文苑傳云德秀少孤事母以孝聞母亡廬於墓

旧唐史云、元德秀卒謚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元魯山元結哭之曰公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未嘗有十畝之地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者以誡荒淫貪佞綺紈粱肉之徒耳

所食無鹽酪藉無茵席刺血書佛像寫經不婚洎娶以兄子當婚家貧無以為禮求為魯山令自太宗至乎元德秀此十人皆其聖君賢臣之尤者也假使佛之法為不真正而善能幻惑於人而亦何能必然感此上十聖賢人耶

至乃儒者文者若隋之文中子若唐之元結李華梁肅若權文公若裴相國休若柳子厚李元賓此八君子者但不詬佛為不賢耳不可謂其盡不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其邪正之是非也而八君子亦未始譏佛為非是而不推之如此諸君益宜思之

空谷和尚云〻嗟呼晦庵設个関竅在此後人尚識不破矣得如薛簡張拙
白居易杜鴻漸李習之韓昌黎陸亘陳操李附馬楊大年富鄭公楊次公
郭功輔趙清獻公周濂溪張無盡馮濟川張九成呂居仁諸大儒等能參
吾宗之禅関乎敬佛法明佛理惟未透禅関者有若許玄度習鑿歯宗
炳劉遺民雷次宗王導周顗沈休文張說李太白王摩詰柳子厚王勃李
源呂蒙正范仲淹范蜀公文潞公張紛奇呂東萊亦是也以佛学為通家
之好者有若曹子建王均王祇文中子杜子美杜牧之孟浩然劉禹錫劉長卿
司空曙司空圖李群玉皮日休許渾賈島項斯鄭谷亦是也佛法苟非大
道焉能感諸名賢如是崇尚者也諸賢才德明敏豈不逮於後世排佛
之人乎苟不敢於諸賢之大公甘屈於一人半人之已意者實未思之誤也

杜律五言关第四　　謁眞諦寺禅師

蘭若山高處煙霞嶂幾重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問法看詩妄
觀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峯

至於儒雅者文章者如隋之文中子王通唐之元
結李華梁肅權文公裴相國休公美柳宗元子厚
李觀元賓文中子至李元賓其稱佛而不毀者見
於隋唐之書與其各人家譜文集此上八君子人
者但是不毀罵佛為不賢不可言其皆不知古今
或治或亂或成或敗其事之邪正其理之是非此
八君子未嘗言佛之不是而不肯推揚之既上之
諸賢推揚之如此諸君子宜更甚思之
今吾人之所以為人者特資乎神明而然也神明之
傳於人亦猶人之移易其屋廬耳舊說羊祜前為李

羊祜 音戸 字叔子

○蒙求上云ヽヽ泰山南城人ヽヽ祜年五歳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東垣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又本傳云武帝時祜爲荊州都督日供武當山寺有問其故祜曰前身多過頼造此寺故獲申濟所以供養之情偏重於此

氏之子崔咸乃盧老後身若斯類古今頗有諸君故
亦嘗聞之也
舊說即晉書羊祜本傳云祜自言其前生是李氏
之子因墜井而死在李氏家嘗埋金環於桑樹下
遂自往取之果得其環劉昫唐書崔咸本傳云咸
父銳嘗爲澤潞節度使李抱真從事其時有客自
稱盧老自言學道於隋朝雲際寺李先生每往來
於澤潞銳常善待之一日臨別謂銳曰吾後世當
爲君之兒即自指其口傍黒誌云以此爲證及生
咸也而其口傍之志儼然風調舉措一如盧老也

○蒙求上卷三十國春秋曰中年令蘇韶卒後從弟節見韶乘馬盡
日行著黒介幘黄縑單衣節因問幽冥之事韶曰死者爲鬼俱行
天地之中在人間而不与生者接顔回卜商今見爲修文郎死之
与生略無有異死虚生實此有異耳言終而不見
○王隱晋書云蘇韶死而甦云顔淵卜商爲地下修文郎　出白府

吾更欲諸君審詳其受形之始而探索其心之由
不須虚以外事聲名而自迷謬

氏之子崔咸乃盧老後身若斯類古今頗有諸君故
亦嘗聞之也

此事類古與今固多有之諸君子故嘗聞之也
以此而推之則諸君之賢豪出當治世是亦乘昔之
神明而致然也又烏知其昔不以佛之法而治乎神
明邪於此吾益欲諸君審其形始始求其中不必從
以外物而自謬

以前羊祜崔咸二事推校之則
諸君子賢俊豪傑出當今治平之世是亦乘夙世
之神明修鍊乃致如此既神明資於修鍊又何知
諸君夙世不以佛法而修理其神明邪既如此矣
吾更欲諸君審詳其受形之始而探索其心之中
不須虛以外事聲名而自迷謬

今爲書而必欲勸之者非直爲其法也重與諸君皆
稟靈爲人殊貴於萬物之中而萬物變化泩乎紛綸
唯人爲難得諸君人傑愈難得也
今爲勸書必欲勸勉諸君子者非只自爲吾法也
乃尊重與諸君子皆稟靈爲於人也人生殊貴於
萬物含生之中而萬物變化泩然而出紛綸而多
唯是人之一類爲難得諸君人之豪傑轉爲難得
然此亦死生鬼神之惚恍不足擅以爲諭請即人事
而言之幸諸君少取
如此上之所言者皆是變化死生鬼神惚恍之說
不足專以爲譬喩也惚恍表無中之有髣象也今
請便以人事而言之幸諸君少爲採取
夫立言者所以勸善而沮惡也及其善之惡之當與
不當則損益歸乎陰德今閭巷之人欲以言而辱人
必亦思之曰彼福德人也不可辱之辱則折吾福矣
佛縱不足預世聖賢豈不若其閭巷之福德人邪今
誑詞一出則後生末學百世効之其損益陰德者亦
少宜思之
夫立言爲文章以傳道者其所以勸勉爲善而止
沮爲惡者也及其稱人善惡當理不當理而此損

益之罪福則歸屬於陰德如今里閭巷陌之人欲以
言而毀辱於人必亦且思之云彼是有福德之人若
毀辱之恐損折吾福德矣佛縱然不足以厠預其
世儒聖賢之人豈便不及閭巷福德之凡人也識
訶毀罵之詞一出於口則後生末學之儒必百世
迹相倣傚其損益巳之陰德君子又稍宜思度之
昔韓退之不肯為史蓋懼其褒貶不當而損乎陰德
也故與書乎劉生曰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又曰若有
鬼神將不福人彼史氏之褒貶但在乎世人耳若佛
者其道德神奇恐不啻於世之人也此又未可多貶

昔韓退之不肯為史書蓋是懼其褒貶善惡不當
自損乎陰德也此即韓文外集有與劉秀才論史
書云為史者不有人之禍患亦必有天之刑罰又
曰若果有鬼神賞善罰惡將不能致福謂恐候有
貶斥善人乃招鬼神之禍今為史之家或褒或貶
者但只在世間之人耳若佛者大聖人其道其德
及其神通變化無方者慮亦不啻如世之凡人耳
如此諸君子又未可多多貶斥之
列禦寇稱孔子嘗曰丘聞西方之有大聖人不治而
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渠々韻書勤也
蕩々韻書、、法度廢壞皃又廣平皃
周二十六主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四月八日孔子卒
周二十八主貞定王三年甲戌歲列子禦寇隱居不仕著書八篇孔子卒後當十三年也

彼列子妄言即已如其稍誠聖人固不可侮也
昔列子禦寇著書稱孔子嘗云丘聞西方之國有
大聖人此乃謂佛也其法亦不務治於世亦不苟
亂於世雖然不喋喋而言人自信奉之不渠渠苟
行其教而人自信奠之其蕩蕩廣大而民人不能
名狀彼列子若妄談為此言則休如其稍詳且實
則佛聖人諸君固不可輕侮也

勸書第三篇

余嘗見本朝楊文公之書其意自謂少時鋭於仕進
望丞常若有物礙於胸中及學釋氏之法其物滕然
破散無復蔽礙而其心泰然故楊公貲此終爲良臣孝
子而天下謂其有大節
余嘗見本朝楊億侍郎謚文公所著之文有與李
維內翰之書其意自言其少盛之時勇鋭求於仕
進望爲勤切若有物為礙於心胸之間及其參學佛
釋氏禪要之法謂其心中所导之物滕然破散滕
破兒不復更有障礙也其心遂便安泰乃然故楊
文公藉此禪法正治其心遂爲忠良之臣純孝之
子而天下之人傳其有忠孝大節
抑又聞謝大夫泌與查道待制甚通吾道故其爲人

神角切皮 破

能任賢其為政尚清靜而所治皆有名迹
抑又嘗聞祥符天禧之間本朝有謝大夫泌與查道
待制甚通達吾佛法秘密禪要之道故其為人能
任善賢明其臨官政則崇尚清淨無為徳化而所
治理之處皆有能名善迹
及謝大夫之亡也沐浴儼其衣冠無疾正坐而盡
及謝泌大夫將無身也則沐浴儼雅其衣冠無疾
端坐而盡
昔尹待制師魯死於南陽其神不亂士君子皆善
師魯死得其正吾亦然也

又昔尹待制洙字師魯本龍圖閣直學士其時或
相傳為龍圖閣待制師魯死在南陽鄧州其神識
不紊亂天下士君子皆美師魯死亡得其正理吾
觀書者亦以其是也
及會朱從事於錢塘聞其所以然益詳朱君善方
脉當師魯疾革而范資政命朱夜往候之尹待制即
謂朱曰吾死生如何朱君曰脉不可也而師魯亦謂
朱曰吾亦自知吾命已矣
頃相會遇朱氏來錢塘為其州節度推官朱君名
炎即其時知府范資政之所辟命也因聞尹待制

辟命　事苑云辟公侯也謂赴公侯之命也

死云益更詳審朱君前任鄧州職官亦預范資政
幕下范公當師魯病時適知鄧州朱君善能方脉
當尹師魯疾危急時而范尚書資政請命朱君夜
往診候其疾尹待制即問朱曰吾脉死生如何朱
對曰脉候不可救也而尹師魯亦謂朱君曰吾自
知吾命盡矣
因說其素學佛於禪師法昭者吾乃今資此及其夕
三鼓屏人遂隱机而終
師魯因而說其素曾學禪法於汝州法昭禪師自
以我今死之不亂乃是資賴此之禪學也及其夜

三更乃屏去侍人遂即凭隱机按而終
余晩見尹氏退說與其從迫光之序驗朱從事之言
是也
　勸書者其後因見尹師魯文集有退說者
及其從迫光之序遂自說學禪於法昭禪師乃
得其心安然因此校驗朱從事前所言之是也不妄
然而佛之法益人之生也若彼益人之死也如此孰
謂佛無益於天下乎而天下之人默自得之若此四
君子者何限
然佛之法利益人之生也如彼楊謝查三大夫忠孝
仁賢及其爲政清靜利益人之死也如此尹待制死

得其正誰云佛法入中國無益於天下乎而天下之人各各默自心得其法如前四君子等何有數限至乃以其五戒十善陰自修者而使益其慈子益其孝夫婦兄弟益其和抑亦衆矣

至乃天下之人以五戒十善五戒十善名數義理已見原教解内陰默自修行者父增慈子增孝夫婦兄弟增其和睦者如此益又其多矣

余昔見潯陽之民曰周懐義者舉家積以十善修慈孝仁恵稱於鄉里鄉人無相害之意雖衢童市豎見周氏父子必曰此善人也皆不忍欺之

余勸書者昔時嘗見潯陽江州之人名周懐義者其人至今治平中年逾八十尚存無恙其一家積稍以十善修行其家門仁義慈恵稱揚於其隣里其鄉邑之人亦無相害周氏之意雖衢游之童兒市行之豎子豎宗避國諱凡見周氏之父子皆謂此純善之人也不忍以詐妄之事相欺

吾嘗謂使天下皆如周氏之家豈不爲至德之世乎

吾勸書者自謂使天下一一皆如周氏之家修行十善豈得不爲上古含哺淳朴適自無爲至極上德之時世耶

夫先儒不以甚推性命於世者蓋以其幽奧非衆人之易及者也未可以救民之弊

夫先世儒賢不甚推說其性命之理於世者蓋此理幽微深奧非凡衆之人之所易到也未可以此理救乎民俗之衰敝也

姑以禮義統乎人情而制之若其性與神道恐獨待乎賢者耳語曰回也庶幾乎屢空不其然哉

且以禮樂仁義統攝其人情而制御之若其性命與乎神理之道慮聖人唯待于賢者乃可傳耳屢空論語先進篇云爾正義謂孔子以聖人庶幾之

集註曰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善道並教於[illegible]子而猶尚不能知於幾微善道者屢每也空猶虛中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唯回者言唯顏回每能虛其中心知於庶幾之道也聖人之言如此不其是乎

今曰三代時人未有夫佛法之說豈不以其心而爲人乎曰何必三代三皇時未有乎孔氏老子之言其人豈不以心而爲君臣父子夫婦乎

今或有人難曰夏商周三代之時其人未嘗有佛教法之言其時人人豈不各以其心而爲生人乎

勸書者對曰如此言之何必三代之久如往昔乎

九皇 韻府云上古有人皇者九人 前郊祀北德於

遠在萬代之上之時世而為人皇有三皇九皇九星之
者三皇則伏羲神農黄帝之時亦未嘗有孔子老
聃所言之教道其時之人豈盡不以其心為君臣
為父子夫婦乎
夫君子於道當精麤淺深之不宜如此之混説也佛
豈直為世不以其心而為人邪蓋欲其愈至而愈正也
夫君子者乃是勸書者戒勸難家謂大凡君子於
道義當操其事理或精麤或深淺不宜如彼之
言混濫無別佛豈止為世人不以其心為人也蓋
欲人聞道愈至而所脩更至聞道愈正而所脩更
正也
泰山有鳥巣於曽崖木末而弋者不及千仞之淵有
魚潛於深泉幽穴而筌者不得蓋其所託愈高而所
棲愈安所潛愈深而所生愈適
泰山者取諭如泰嶽乃天下衆山之尊最為峻極
今有飛鳥又巣棲於其山之高崖樹杪而射弋者
不能及之弋繳射也謂以生絲為縄繋矢而射也
千仞淵水亦最為深沖今有游魚又潛伏於其淵
之深泉幽穴而筌罩者不可得之筌罩皆取魚具
也此蓋其所託愈高而所棲息轉安穏所潛愈深

集註、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覽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

而所生養、轉安且樂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言諭道至矣

此孟子盡心章云爾。其注云、所覽見大者、意大觀小者、志小。而孔子此言、譬喩於道、所見太小甚至其理也

吾昔與父論此、而其人以名務、以氣抗、雖心然之、而語不即從、夫抗與務人情、而心固至妙、烏可任人情而忽乎至妙之心。其亦昧矣。諸君賢達、無爲彼已昧者也

抗 擧也 禦也 敵也

勸書者、昔嘗與學問之人語論此之道理、而其人以名位相矜、以氣勢相抗、其人雖心默自伏之、而其語不即相從、夫抗傲矜誇、乃是人之愛惡之情耳。而其心法固是至妙之理。嗚呼嘆息、其學者之人、恣任情僞、而自忽略其至妙之心。是人乃其迷昧者也。今爾諸君子、自是賢明疏達之人、不可復爲彼前時之既已迷昧者也

夾註輔教編勸書要義第二



五山本

來註輔教編　三

ウヒ土ニリ

旧東福寺

妙心寺隣華院

廿四五丁　四三ヒ早ノ

